

一 有灵降兮河之畔，斯人逝兮济茫茫

(一)

我第一次看见她的笑容，在我死后。

当我的意识从黑暗中复苏时，一切似乎都失去了重量。往昔如鬼魂般萦绕的各种身体传来的细微感觉，那些缭绕鼻尖的微弱气味，揉刮耳朵的杂音，风起风止时冷热的变化，全都飘散，意识一片纯净无杂。这些感觉倒也并非真的消失了，我凝神想辨别周围环境的声响时，还是能听见一丝哗哗的水声，但一旦不凝神于其，又复入一片空静。

感官被弱化了。我想着往前走，身体自然地飘动起来，但那源于手脚、连接着整个躯体律动的生命的感觉和偶尔能听见的自己的心跳声，全都不再寻到。我只是想着往前，于是往前飘去，保持着手和脚的模样的灵魂的一部分还维持着前后摆动，仿佛是我动起来是它们的功劳。

我低头打量了一下自己的样子。苍白，黯淡，倒也没有很脆弱，并不给人一种就要消散的感觉，只是一种疏离。我很喜欢我的手脚和飘然的白色长裙（请允许我这么称呼我灵魂的一部分）这样干净的感觉，而且我知道它们再也不会蒙尘了，至少不会蒙上人间的灰尘。行走并不需要踩着地面，但也并不能向空中升起多高，有一种力量把我束缚在了地上。

放目四野。黑色的荒芜无边无际，天地四方无从分辨。从我自己身上发出的微弱的青光拂出周围事物的轮廓，但几步之外便全然不可见。日月无属，列星无陈。远离地面的高空之上，似乎是无边的岩顶，但不知其高几何。微弱的青光游荡在穹顶的边缘处，暗示着遥远的地平线的位置。正上方，黑色深渊张大它那空空如也的眼眶，准备着吞噬一切胆敢凝视它的魂灵。

我再次凝神，去听那哗哗的水声。水流安稳平缓，这水声也只如一首悠悠的送魂曲，飘摇恍惚，绵长空濛。

缓缓地向前飘去，随着地势的起伏自然地升落。翻过一座小山头，眼前刹那明亮起来。

一条灰暗的河流从不知何的远方而来，向不知何的远方而去。虽河水阴暗而沉默，河面上却飘洒着幽幽点点的清冷光辉，被河流牵引着，缓缓地沿着河面往下游飘动。两岸开满了血红色的花朵，妖媚肃杀。这血色与幽青环绕的溪流，蜿蜒地穿裂这片原本唯余黑暗的大地，分出不可相接的此岸与彼岸。暗风浮动，无尽的妖艳花朵微微摇晃着，恣意地盛放着无温度的烈焰。

于是，我沿着河边慢慢地往上游走去。景色随脚步看似变换，但再细细回想却也说不出有什么分别，或者那些看似的分别有什么意义。

这样的感觉……回忆忽然涌来。我还活着的时候，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是从哪里到哪里去呢？又发生过多少次呢？凝视着车窗外变换的风景，距离目的地的道路似乎无尽延长，山去山来，峰起成浪，云涌云移，一切都在飞速地改变，却产生了一种永恒的感觉，像是一种静止，时间停在这个刻度上，即使空间仍马不停蹄地逝去……那种感觉已经太遥远了，当我陷进去时并没有什么感觉，甚至会因为无聊而想尽快离开这样的错觉，但现在我走在河边，涌起的是对这感觉无尽的怀念……那无尽的旅途，我伸出小小的手，想要擦去玻璃窗上的雾气……而我的面部依旧模糊不清……

时光的距离，片刻即为永恒，何况此刻已是生死两茫茫。与那时不同的是，现在我沉溺在这样的感觉里，并不那么匆匆地想要离开。那时的我还太小吧？那么遑遑地要逃离开安静孤独的小小天地，要去看这世界缤纷四溢流光千彩。可后来呢？我在多少个夜里涌起过对这样安静孤独的珍贵时刻的追忆呢，当我被现实的沉重纷扰压迫到近乎窒息？这世上人太多，声音太多，压迫太多，纷争太多，伤害太多，即使免去了单纯对于肉体的伤害，俯拾即是绝无结果的矛盾争吵，猿猴般的相对嚎叫应和愚蠢欢笑，无意义无逻辑的单纯情感宣泄甚至

是叫嚣，高高在上的精神强暴，对自尊和人格不可抗拒的践踏，摧毁精神的清晰的冰冷，这些脏污各色斑驳，最可怖的血红色的污秽，绿色的恶心，冰冷的蓝斑，漆黑与灰暗……融成一锅咕噜噜冒泡的汤，蒸发出致命的臭气，而远处的人闻不到，只被它看似鲜艳的色泽吸引……

可悲或可喜的是，这一切已经离我远去，因为我死了。

我死了。这三个字不带情绪地去读，便品出一种轻飘飘的意味。

“轻”。我的身上曾缠绕着无数枷锁，被施以无尽的重负。那是谁加给我的呢？是谁殷切的期许，是谁的我不能承受的热情？还是那些更为残酷的，套上了责任或者义务的至高道德名称的枷锁？还有我自己的肉体，为了让她持存，为了满足她的各种欲望，我在泥潭中越陷愈深，无力解脱，满身沉重的污浊。而现在，只剩一种轻盈，困住灵魂的身体瓦解，摆脱了污秽的重量，灵魂终于得以逃脱。可她虽然轻，却依旧残留着最后一点执念不散，于是仍不能向天空飞去，反而因无力挣扎而落到此九泉之下。

我死了。

我反复咀嚼着这三个字，就着我手边的血色妖花，我身侧这条灰暗的河流。这里是黄泉，是冥界。我死了。凄凉？悲伤？可我还怀有什么想念呢？我只感到一种淡漠。我的亲人应该早就过世了……已不再能回想起他们的容貌，那就和自己的容貌一样模糊。我对自己的死亡并不多么悲哀，至少不是那种激情满溢的悲哀……我只是有点淡淡地惆怅，对这个世界还是有些小小的留念，就像那辆似乎永远不会到达目的地的大巴，或是栽在窗边的那束花，还有几本没看完的书。但都不重要，目光一旦移回现在，这些东西也就仅仅只是角落的灰尘，藏在阁楼上的箱子。

我死了。我继续咀嚼这三个字。一股血腥的甘甜味从舌根底下流淌出来。我解脱了……这是甜美的。无论尘世曾给我以多大的痛苦和绝望，我已经彻底地摆脱了。我知道生活不只是悲哀的，也会有人有幸福的人生。可惜我没那么幸运，即使记忆残缺，回想不起我一生的旅程，我也知道我没能遇见那个正确的她，没能考上什么好的学校挣到什么钱，没有做出什么对谁真正有用的事，不过是攀附在工业机器上的寄生虫，却反过来要嫌弃这机器太冰冷，油烟味太重。我是个很平凡地厌倦了生活的人，现在解脱了，因为我死了。

永恒的宁静孤独，深渊最深处的黑暗，连自己都迷失。不会再醒来的梦境，世界背后的虚空。这些，都曾是我在深夜中最向往的地方，现在它们即使还没完全来到我的身边，却似乎已触手可及。

彼岸之花妍妍，奈河之水潺潺。我沿着河边漫步，沉醉在安宁孤独之中。

咔嚓。如镜的湖面泛起一丝波纹，绝对的静谧刹那破碎。

我忽然感觉到一丝躁动的气息从河流上游传来。凝神倾听，风声里似掺杂了人声。

孤独漫步之旅终于还是结束了，就像坐着那似乎永不到达的大巴，其实恍惚片刻，便会传来即将到站的提示。一些样式古旧的房屋出现在远处，都建在离河岸不远的地方，几扇窗户里透出昏黄的光线，似乎有人影晃动。房子都不高，小小的，大概仅有一两个房间，外表简陋毫无雕饰，不知是用什么材料建造的。

一个像是个女子的人影正蹲在河边出神，我正想走过去，她已经发现了我。和我一样，虽维持着人形，但一眼便可以看出肉体已经不再了。无论她蹲下站起走动的姿势多么自然，都已经和地面产生了一种疏离。

“你好。”

“你好。有什么事吗？”

“请问……这是哪儿？”

她吃惊地看了我一眼。“你……不知道这是哪儿？”

“我只知道我死了，所以我想这条河是奈河。没有其他的了。”

“那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我醒过神来时，就在离河边不远的地方。”我指了指下游，“我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走过来的。”

“走了多久？”

“我不知道时间。无日无月无星，何以计时。”

“哦？那可太奇怪了。”她看着我的目光越发微妙起来，“我们被送到这里之前，不都去领了佩玉吗？”

“什么？”

“你，没有被无常带去领你的佩玉吗？”

“无常？我没有见过什么无常。”

“你，记得自己是怎么死的吗？”她盯着我，目光里好像已经有了答案。

“我……不记得。我的记忆很混乱……我连我自己的样子都记不得。”

“那可真是奇怪。看来，你很不幸。”

“你说你醒来就在这里，”她接着说，“那就是说，你是孤魂野鬼。你不是被无常带来的，而是自己到这里来的。无论是正常死亡还是死于疾病和灾祸，都有无常引魂，免得魂魄迷失消散。只有少数不幸者，没有无常前去引路，一不留神便迷失在黄泉旷野里，最后要么变成害人的怨灵，要么魂飞魄散。你很幸运，自己还能找到这里来，但从你的记忆残缺来看，来时的路上恐怕也受了些折磨。”

原来是这样啊，我对自己说，是这样啊。可我真的什么都能想不起来。我在醒来之前应该是灵魂受了些创伤，导致记忆混乱？……但我真的什么都想不起。

“谢谢。”我平淡地对她说，“那请问，你说的玉佩是什么？”

她从腰间解下一块发着淡淡幽光的玉佩，我之前竟然没有注意到。玉佩分正反两面，第一面写着时间，我读不太懂，并非用的公元纪年法。另一面是一个数字。

“正面是现在的时间，这里的时间和阳间有些不同。准确地说，这里的时间对于阳间来讲是停滞的，停在你死的那一刻，直到过了奈河，重新投胎入世那一刻，时间才会重新开始流动，又能复入轮回。我们每个人对应的时间都不同。你……是多久去世的？”

“我记不清。至少是公元 2000 年以后。”

“那你比我小了 100 岁，”她说，“等我投胎回去，我什么都忘掉，又会回到二十世纪。时间从我们死去那一刻算起重新开始流动。这玉佩上的时间，与阳间的时间无关。”

“人世间的人数并不稳定啊？怎么能做到呢？”

“鸟兽鱼虫，莫不有灵。不过无神智，所以死后即重入轮回，不在此岸驻留罢了。说不定我一回去就变成隔壁家的小狗了呢。”

“阳间的总人数这几年也是增加的多……？”

“虫鱼亦可为人。”

这样啊。“玉佩后的数字是什么？”那个数字大得惊人，像是某种倒计时，缓慢地减少着。

“等着过河的人数。”

“岂不是要排到天荒地老？”

“现在时间对你有什么意义吗？的确漫长，但总有轮到你的那一天。反正阳界的时间对你也是停滞的，有何可担心的呢。去奈何桥边领一块玉佩，耐心等待就是了。”

“所以……这些房子就是滞留在此岸的魂灵居住的地方？”

“嗯。”

“那么多魂灵……？”

“奈何桥离这里很远很远，很远很远。而且这里都算是边缘地带了。对面的阎王爷还是很照顾咱们的，奈何桥边上修建的聚落那可是繁华之极，只是魂满为患，有的人宁愿在那边的街头上流浪个几十年，就为了等到分给他们一处居所。每个地方都有冥府的差使维持秩序，这里太偏了，只派了一位鬼差来。”

“那要是快轮到自己过桥了，要过去不是很麻烦吗？”

“有渡船。冥府会派渡船来，取代过桥。现在还看不见，刚好明天我们这里就有人要渡河了，那时你就可以看见了。”

“这里……还有空房吗？”

“有。怎么，你想留下来？”

“嗯，就在这里吧。挺好的。”

“嗯，那你等会儿去找鬼差说一声吧，他会给你安排的。”

“就一直留在这里，这样过下去，”我说，“好像也不错。”

“会疯掉的，永远待在这样枯燥乏味的地方。失忆是必要的，不然什么都看过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精神世界膨胀到极点了，也就成了虚空，什么都失去了意味。”

“是的，”我说，“但我太累了。我还是歇一歇，再慢慢去奈何桥边去领我的玉佩吧。”

“小心度日啊，姑娘。在这里，时间流逝起来比在阳界更加不知不觉。而且，可千万别最后落得个魂飞魄散的下场。”

“那是怎样？”

“当你自己从心底里都不愿意再存在下去时，自然就魂飞魄散了。虽然灵魂本来也就是个虚无缥缈的东西，甚至都难说度过奈河的自己到底是不是自己，但至少还是一种存在。可别把自己的存在都抹掉了。”

“其实也无碍。记忆和缥缈的‘存在’，谁更重要还不好说呢。”

“你去找鬼差吧，”她指了指这个应该规模差不多是个小乡村的地方的中央，“过去自然就能见到了。”

“谢谢，那再会了。对了，请问你的名字？”

“叫我蝶姐吧，既然离开阳间将渡奈河，谈论以前的名字也没什么意义。我喜欢别人叫我这个名字，你就这样叫我就好。”

“好的，蝶姐。”

“我该叫你什么呢？”

“我记不起我的名字。”

“就像我说过的，那不重要。你想我叫你什么？”

“那就叫我……浔吧。寻找的寻，加上三点水。我喜欢这个字。”

“浔。再会。”

“再会。”

于是我往这个村落中央走去。

我本以为鬼差会是凶神恶煞牛头马面之类，但是我见到的只是一个面色苍白衣着古朴的年轻人，除了挂了一块象征身份的牌子以外，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人。

“行，这边空着的房子也不少。就最下游处河边上那一座吧，你来时也看见了。我看你不是什么喜欢热闹的人，清静点好。”他递给我一块玉，“挂在腰处，不会掉的。房子的钥匙。”

“嗯，谢谢。”

“对了，虽然我们不需要吃喝，但是作为一种消遣还是不错的。冥府每日固定都会送一些吃的喝的过来，要的话自己去广场那边去就好。明天正好有几个人要渡河，会举办送魂的仪式，你到时候也来参加一下吧，也在广场。”

“嗯，谢谢。”

“你多久去领玉佩呢？”

“再等等吧，”我说，“我还不想渡河。”

我领到的只是一间小小的房子，一张床，一盏不知是何原理的、永不熄灭的灯，一套桌椅，纸笔墨砚，还有挂在墙上的一面钟，这就是全部。嘀嗒嘀嗒，若细细去听指针的移动，时间流逝的声音仍依稀可闻。时间流逝……可这里，什么是时间？这与阳界独立的死寂之地，时间不过是虚妄……一旦渡河，即便在此岸度过了亿万年光阴，垒起来也不胜一粒尘埃的重量。死，寂灭。我摇摇头，妄图驱散这些困扰神思必不得解的心绪。嘀嗒嘀嗒。枯燥在规律的声响中向我袭来。不似在河边漫步时，无法自己用某种机械的运动让意识麻木，而那时的宁静的感觉也丢掉了。

冥界。虽为幽冥，入地千尺，但依旧未离开“世界”范畴。这里仍然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是一个死掉的、一切的光阴都毫无意义的灰色角落。我还是困在世界里，比原本的世界更灰暗，更生冷。唯一的安慰是宁静，和我灵魂的轻。

我还是没有离开这个樊笼。我在河边时错误地以为我逃掉了，但我还落在轮回里。魂飞魄散，蝶姐这样警告我。我有那样的勇气吗？我还残留着生的渴望，我知道，即使我厌倦这个世界。我过去怎有勇气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呢？我已经全然想不起来了。也许是借助了肉体的愚昧吧，有一千种刺激能让肉体脱离魂灵的掌控。但现在我直接面对的自己的魂灵，也就失去了一切向外部寻找助力的可能。

好累。重新与世界建立联系，疲惫和厌倦又卷土重来。

我从床上起身，推开窗，想吹吹风，重新找回一点宁静的安慰。纱窗半启，阴风拂面，凉意袭人。窗外即是奈河。河水灰暗沉寂，和传说里的不一样，并非鲜红的血色，也没有什么可怖的毒虫。它就是死亡，就是虚无，就是寂灭，不需要用什么外在的形象来暗示，它就是本质，流动的本质。

两岸飘摇的血色烈焰，冥界中仅有的生命。细细想来，这些艳绝的花儿究竟是什么呢？猜不透。这里太多的东西无法理解，我连自己都不能理解。

就让思考安睡一会儿吧。只吹吹风就好。我不得不开始习惯这样的漫长岁月里，直到我渡河那天，或者有勇气毁灭那天。

就这样……

恍然间，我忽看见对面河岸上人影晃动。鲜红的彼岸花丛摇曳起来，有谁正穿过那一片片妖冶，要走到奈河边上。

她从花丛中走出，河面上漂浮的点点青幽照亮了她的面容。一袭黑纱，身姿婀娜，面容清冷。她对上了我的目光，于是轻轻地向我微笑了一下。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的笑容，在我死后。

（二）

我的神思从迷离中醒来。虽然已经不需要睡眠，但这的确是个打发时间的好办法。抬头看钟，仅仅是第二天的清晨时分。

不过“清晨”在这里除了指时间段外，已经失去了一切其他的意义。窗外永远是同样的黑暗。我把灯的罩子打开，昏黄温暖的光晕铺洒开来，也温柔地给逝去的梦留下了躲藏的阴影。

真不像是死了，除去天黑了点。这样的静谧温暖，在尘世间，也只有入夜时分，坐在山野深林的泥墙房子里，用堆放在墙角的木柴升起一缕带着尘土味道的火苗，才能寻到。灯火微微飘摇晃动，我把指尖贴过去，灼热的感觉传来，但即使我把整根手指都放在火苗上炙烤，也仅仅停留在灼热的程度。

死了真不错，我想。人自然醒来时情绪总是不错的。今天就是送魂的时候了，按照昨天蝶姐和鬼差的说法。我又把火苗关回罩子里，推开门走出去。

街道上不认识的鬼魂飘来飘去。有的似乎是要去找其他的人说话，有的仅仅是漫无目的地兜圈子。蝶姐就在不远处的河边，没有踏进彼岸花丛里，站着，望着河对面出神。她的目光低沉，一道浅浅的哀伤刻在眸子里，像镜面上的划痕，淡，却在某一瞬扎眼。紫色的上衣，她说她死时是二十世纪初，但那款式即使在今天也不算过时。想必她生前家境还不错。不过谈论这些都没有意义了，在能回到那时以前，她会把一切都忘掉。

河边还有其他不少人，三五成群，时不时向彼岸望去。

“蝶姐。”

“小浔。”她把目光转向我，收起了所有的情绪。

“蝶姐，我在想，我们的样貌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约莫，君所愿是。我以前最喜欢这件上衣，是我在英国留学的同学带回来的。那时，只要我穿上这件衣服走进舞会……”她少有地露出一个浅浅的微笑，“都过去了。小浔，你品味不错，这件白色的长裙很好看。白色很纯，很干净。”

“谢谢。蝶姐你的上衣也很好，尽管我记忆混乱，我也知道它即使在我生活的年代也是一件佳选。”

她嘴角扬了扬，算是回应。

“昨天，我从窗子里看见对面有一个穿戴黑纱的女孩。”

“你今天就能见到她。”

“她是谁？”

“算是祭司一类的吧，我也不知道冥府那边管她叫什么。应该只是个最底层的鬼差，司掌我们这一带魂灵渡河的事宜，就住在河那边，每当送魂或者有其他什么事的时候就跟着摆渡人一起过来。今天她会在送魂仪式上跳舞。平时也能看见她在对面的花丛里走动，她似乎很喜欢跟那些花儿待在一起。”

“她和我们不一样么？”

“当然，她是彼岸的人。唯一特殊的只是她能够到此岸来罢了。”

“此岸、彼岸的魂灵，有什么分别？”

“过此奈河的魂灵，都是抹去了前世的记忆，准备复入轮回的。即使她被选为鬼差留下，也终有入轮回的一天，工期也许是十年，也许二十年，也许千年，但总有尽的那天。那时她们的记忆将再次被抹去，重入尘间。”

此岸死，彼岸生。生即将逝，惟死永恒。一河之隔，生死之别。奈河，奈何？

河面上光线微妙地变动起来，幽青的光黯淡下去，紫色幽冥的光点从虚空里浮现。一声哀婉的叹息穿越了河上茫茫薄雾，古朴雅意的歌声接着叹息飘响在水波上。

“……太初有魂兮……”

音韵之古，上溯洪荒初辟，蕴满属于旷野苍茫的力量，涵藏太多再无人领会的意味。随着歌声起落，一艘渡船从黑暗与雾气里浮现。紫色的光点围绕着它，照亮了渡船上两个身影。一位手持长棹，笼罩在黑袍中，悠然划开平静的河面，随手势起落而歌声跌宕。另一位即是我昨天见到的女孩，仍旧身着黑色纱衣，短发过耳，随风轻摇。她安静地坐在船沿上，目光在此岸游移，似乎搜寻着什么。刹那，我们的目光再次相会，她又对着我露出一个清雅的微笑，四月清风，无意间夺人心魄。

我甚至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她。船行过河中央，悠悠地往岸边靠近。她已经移开了目光。片刻后，两人从船上走下，径直往村落中央去了。她再也没有把目光投向我哪怕一次。

人群集中在广场里。从河边到广场应当是距离最远的，我到时已经围满了人。凭借着身子小，我沿着人缝往里面钻去。

广场中心本有一座石砌的祭台，昨日未做装饰，今日已饰满各种黑红条纹，缠绕纠又成各种不明其意的怪异图案，环绕着祭台挂做一圈。立在祭台上的高高石柱上点燃幽幽冥火，照亮祭台，而把祭台外的人群都笼罩在血黑交浊的阴影里。那撑船的老人仍吟唱着诗句，几个魂灵低着头跟在后面，一步步沿着石阶登上祭台，齐齐缩在最内边上。他们腰间，那块玉佩发出青幽微芒，与石柱上青冥火暗相辉映，森然一片。老人走到石柱前，站定，双手沿着石柱拂过，那上面雕饰着各种繁复的花纹。云雷在下，火纹凤鸟，上饰夔龙，饕餮狰狞。再其上，纹路更为古老，血腥不祥的兽性躲藏在幽暗处嘶吼。

鸟兽虫鱼，莫不有灵。这祭柱，并非只为人类所用。想来那些不用在此岸滞留的生灵，也同样在这根石柱上有属于自己的祭纹。

老者的双手沿着纹路盘旋上升，声音越发洪亮。他的身子漂浮起来，继续盘旋着沿着纹路上升，阴风忽起，从奈河彼岸而来，在河面上卷起鬼泣之声，应和着老人的送魂吟唱，从屋内巷里穿行而过，环绕在祭台周围。空中仿佛有无数无形之鬼在嘶喊哭泣，挂在祭台饰物被那风中鬼肆意撕扯，用那被拉申至极点的曲线无声地呼喊，冥火升腾而恣意张扬，火光恍惚不定，台下一片光影错落，每一处洒落的癫狂中都有鬼影在狂叫。

“……魂兮渡河！”他的双手行至最高处，离开石柱。冥火大作，风狂啸起来，布饰的纹案完全变形，石柱上冥火被拉成长长的一丝，一切都在歇斯底里地挣扎。就在这一片躁乱中，那个一身黑纱的女孩轻盈地越上祭台。她浑身的衣饰都在风中颤抖而，在她的双足踏至柱前那一刻，风向忽然改变，而那种弥散四周的疯狂颠簸的气息顷刻消散无形。悠悠的柔风吹了起来，绕着石台徘徊眷恋片刻，向着彼岸的方向归去。冥火安静下来，回到最初青幽森然的样子。

它们最终放弃了在不可抵抗的命运下挣扎，就要归去，离开此岸，永远的。此刻，少女轻盈地舞动起来，影子与身姿交融一处，翩翩起舞，像一只对青灯依依不舍的蝶，一个早已迷散在泛黄纸张间的，曾华美的梦。

“魂兮渡河！”

去君之恒干，而游彼四方些！

舍君之苦处，而远此火宅些！”

送魂归去的辞赋轻轻从她唇间吐落，沿着扬扬的风飘往河岸。她的身影移动起来，奔向舞台的一侧。

“……魂兮渡河！东方不可以托些。

流金所出，魂往必释些。

暗渊夜渡，荒忽茫茫些。
归虚无底，失路彷徨些。
渡河兮！不可以托些。……”

她惆怅地远远眺望无边的黑暗，眉间的悲伤迷惘那么真切自然，好似她已经历过无数彷徨幻灭。身姿凝固片刻，又飘向石台另一侧。

“……魂兮渡河！南不可以止些。
绝峰千仞，云穿魄裂些。
渺渺乌林，雾腾魂迷些。
纵彼旷宇，何欲往之些？
渡河兮！不可以止些。……”

她的眉下似蒙上一层氤氲的雾，眼眸中泪光闪动。片刻，身形又游走翻飞，匆匆奔赴下一个方向。

“……魂兮渡河！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
苍苍石浪，凝斯万载些。
漠漠四野，鸟兽绝踪些。
弥高弥远，天路无寻些。
渡河兮！不可久淫些。……”

她的身姿神情越发失意怅然，绝望弥散在每一处舞动间，那是一只追逐梦中太阳的飞蛾，必死于睁眼刹那的眩目。舞动着，她回到最初的地方，裙裾翻飞，凌厉而疯狂。

“……魂兮渡河！北方不可以久些。
增冰峨峨，飞雪千里些。
刀风碎骨，形其不维些。
湖镜星月，而映彼空濛些。
魂兮渡河！不可以久些。……”

她的呼声一刹上至极空，顷刻凝结破碎，唯余苍凉一地。她的舞姿即刻坍塌，倾扶着石柱。风兴，她沿着石柱向上飘去，仰头面天而呼。

“……魂兮渡河！君无上天些。
昭华其光，影无所容些。
雕楼巍峨，内几徒然些。
欲登极天，必入苍海些。
邈甚归虚，而复彷徨些。
魂兮渡河！往恐危身些。……”

她的身影飘摇至祭火上方，轻绽如莲，双手伸向高空，每一根指尖都在对着深渊倾诉自己的渴望。下一刻，这一切支离破碎，她重重跌倒在石台上，扶着石柱站起，脚步踉跄彷徨。

“……魂兮渡河！君无留此幽都些。

六合冥冥，上宙始然些。

逝水无终，沿溯无别些。

此岸恨绝，彼岸无忧些。

魂兮渡河！君无留此幽都些，而往彼生之乐土些！”

她身姿下附，几乎贴着地面，发出最后的悲语。她缓缓收敛了一切方才的挣扎迷茫。一切情绪，悲伤或痛苦，激昂和热切，随着她的目光缓缓转向河那边，都开始沿着裙摆安静的丝边流逝。她的目光一点点空洞，一点点平静，最后泻成一池无风的死湖，深邃恰如奈河之水。

舞落。她沿着石阶走下，消失在人群中。老者抬手，熄灭了台上冥火，会场黯淡下来，那群将渡者身上的玉佩却青光盛放，让他们成为此刻一切目光倾注的对象。每一束目光都怀着自己的神思，表达着对这些将渡人的敬意，或者是对于来世幸福的祝福，或者是多少年的记忆也就这样消散的哀婉，一切无声。他们随着老者走下台阶，人群自动为他们分出一条道，让他们往河边走去。直到他们全离开广场，魂灵们才默默地动起来，长长一线，飘晃着随着往奈河去。

老者在彼岸花丛边驻足，停下。那些魂灵也随之停步，后来的人群默默地沿着河岸散开，与他们保持了足够的距离。那条船不知何时又出现在了河面上，没有抛锚也没有栓绳，却在流水中纹丝不动。那船是青色的，或者是青铜铸成，或者是更独特的材料，竟能漂浮在流水上。

老者走到最右一名将渡者前，凝视那人的双眼。那人低下头去，不敢对视，片刻后抬起头，轻点一下，复低下去。于是老者离开他，走向下一个人。人们就这样一个个低下头去，最后长长的一列默然。好像有什么东西要离开了，或者已经离开了。

少女不知何时又出现在了那列人后。于是，老者拨开彼岸花丛，一行人缓缓踏上渡船，当少女的脚步踏入船舱那一刻，老者挥动手中长棹，船复向彼岸驶去。这次没有歌声，只有一行人默默地漂动。船在河正中停下，老者放下长棹，低身从不知何处取出一碗碗水，递给那些人。人们接过，饮下，把碗还给老者。没有什么激烈的反应，人们失神地坐在船沿上，船身依旧纹丝不动。他们的容貌开始发生细微而根本的变化，衣着也流转成统一的苍白色。随着衣服的变化，他们腰上的玉佩断裂，落到奈河里去，溅起小小的水花，片刻便无曾存在的痕迹。老者重新挥动长棹，船靠岸，老者踏上彼岸，人们跟在后边，苍白如一，步伐一致，手势齐一，消失在黑暗之中。毛骨悚然，唯有队伍最末尾的那个翩翩的黑色身影给我一点安慰。但人们似乎并不当一回事，他们早已转过头去，三三两两地离开河边，往会场走去。接下来就是少有的宴会了，那是阎王爷的恩典，此岸少有的片刻欢愉。我再往彼岸看去，什么消失了，那艘青色的船也无踪无迹。雾气重新笼罩了河岸，青幽色的微光浮现，一切如旧。我心理说不上来的难受，眼睛像一口干枯的井，格外干涩。

转身，跟着远去的人群，我也往会场走去。这里的人们见过了多少次渡河呢？我怀着的情绪，是否只是一种愚蠢和幼稚呢？

祭台上的装饰不知何时已经撤掉，中央的石柱下摆着一口巨大的青铜鼎，鼎前摆放着一张食案。案左摆着一壶花茶，右侧一壶清酒。鼎中肉汤沸腾，明明没有火焰炙烤，热气却滚滚不歇。台下圆方不一的桌子环着祭台摆开，桌子上放着普通的酒菜，碗筷齐备，其

数量绝对超过这里的人数，看来冥府的资源倒是一点儿也不短缺。几个人在台上盛汤分发给台下的人群，那个监管这里的鬼差靠在祭台的一边，百无聊赖地盯着这一切。我想到蝶姐和我说过的，他们这些低级鬼差也不过是被选中当差的普通的魂灵，倒也不觉得有多可怖，于是走到他靠着的石栏杆下方，抬头和他搭话。

“鬼差大人？或者我该称呼你其他的名号？”

“叫我青哥吧。”这个年轻人挠了挠头，“看起来你死时比我还小几岁。”

“你又不记得你死时多大。”

他惊讶地看了我一眼，“无所谓咯，反正长成这样。”

“你的样子跟刚刚渡河的他们一样吗？”我看着他，心里已经有了几分答案。他的眸子有神，面容中涵藏着意味，不会是刚所见的渡者的模样。

“当然不。我们的容貌生活一段时间后便会发生变化，重新变成自己所愿是的样子。”

“所以你可能以前只是个糟老头子。”

“那我可什么都不记得，说到底那和我没关系。我只是我所愿所是，直到我滚蛋之前。”

“你已经干了多久，又或者还能干多久？”

听见这句问话，他移开了目光，从栏杆上起身，“浔小姐，这我可不能告诉你。”

“怎么，冥府也有保密协议？”

“当然。”

“为什么？”

“冥府自有他的理由。”他转身走开了。

我找了张没人的桌子坐下。我死后还从来没有吃过东西，不知是何种滋味。战战兢兢地拿起筷子，太久没用，连夹菜都变得生疏。好不容易把一口菜送到嘴边，却犹豫着不敢送进去。这口菜进去后会怎样？穿过我的身体掉到地上？难道会沿着我的肠道滑动？天啊……

“没事的，这些菜只是些虚幻的东西罢了，入口即化。”耳边传来一个温柔的，有些耳熟的声音。那个黑纱少女，此刻正坐在我的左手边上对我说话。虽然已经和她对上过数次眼神，可当她就坐在我的身边和我独处时，还是不由得心慌意乱。我一慌张，筷子松开，菜掉到黑色地面上，顷刻消失了，恰如她所言。

我干脆把筷子放回桌上，佯装无事地和她搭起话来。“您……不是过河了吗？”

“又回来参加宴会了呀，好酒好菜我可不会缺席，”她的微笑片刻未曾离开，而是在无数种韵味间巧妙地来回，一会儿可爱，一会儿俏皮，总有微妙的差别，“别您啊您的。我叫妘。”

“妘……？”

“女字旁，白云的云。”

“好罕见的字。”

“我很喜欢，所以就用了。你叫什么？”

“我叫浔。三点水，众里寻她千百度的寻。”

“昨天你开窗的时候，我其实有点吃惊。那间最下游的屋子从来没有人住的，所以我才喜欢待在那附近。徘徊在边缘。你是新来这里的吗？我看你连渡者必需的玉佩都没带。”

“嗯。我醒过神来时，在这离往下走很远的地方，四周什么都没有。”

“孤魂野鬼，真是不幸。”

“能走到此处，我很幸运。”

“那既然说到这个，我有个长假要放，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来？”

“什么长假？”

“上边批准我去奈河桥边玩几天，还不用累死累活地走着去，有专人来接。你要不要一起来？我可以带一个人去，跟我搭班的老先生似乎更宁愿留在这儿和其他人聊聊天，他的名额就空出来了。你刚好去领你的玉佩。”

“可我还不想领玉佩。不过……去看看倒挺好。可以吗？”

“随你。说不定过去后就想了呢。”她随手端起桌边的酒，啜饮了一小口，然后一筷子一筷子往嘴里送菜，接着一杯杯酒下肚。绯红点染她的颊间，似桃花初绽，深潭落英。

“好啊，我跟你去。”我最后说道，也端起一杯酒送进口中。芳香犹残，玉液无踪。

二 曼沙华兮殊未央，飞羽衣兮恨绵长

当我们抵达河边时，一艘黑色的船已经停靠在岸边。和渡船相比大了许多，设有船舱，足以容纳十人左右。不过，这次旅程只有我和妘两名乘客。

没有人来迎接。青灰色的光芒出现又凝结，一条夹在我们和船之间的狭长光桥浮现在空中。妘牵起我的手，娴熟地飘过去，在我们飘上船板那一刻，光桥谢落在空中。

“真是奇妙。”我赞叹了一口。但妘的表情格外平淡。“这些神迹一般的東西——就像这桥，这船，还有那天的祭礼——这些都是属于冥王的权柄吗？”

“不，不是。也许有一天，你也可以。”她似乎不想讨论这个问题，走到船前，把佩玉贴在船壁上一个略微凸起的地方。船缓慢地移动起来，逆着奈河之水，划出一道悠悠的波纹，缓缓地溯流而去。轻风拂面，空中飘散的点点幽光轻盈地穿过身体，不激起一丝感觉。我这才发觉它们的颜色和我的灵魂的微光几乎相同。

“也不怎么快呀。照我们这速度，多久才能抵达呢？”

“不要用肉眼所见的速度来度量，我们并不是真的行驶在奈河之上。要是那样，奈河早就交通瘫痪了。”

“那我们在那里？”

“一个幻境。一个维持你意识不崩溃的幻境。我们一起上的桥，所以停留在同一个幻境中。”

“这也是……冥神的权柄？”

“是，但并非什么了不起的能力。那些最后魂飞魄散的人，和现在的唯一区别，只是她们的意识崩溃了，而我们的依旧维持，愿意相信我们自己还存在着。”

“所以，我们事实上在何处？”

“散碎开来，就同这些光点一般，只是不明亮，而被牵引着飞速地上溯。”

“冥府真是个奇妙的地方。”

“这里有灵魂，也，只有灵魂。”

“那不是还有奈河吗？”

“那倒是，”她轻笑，嘴角勾出一道浅浅的弧，像一个轻柔的音，从谁被轻然撩动的心弦上飞起。

“那，奈河是什么？”

“不是一切问都有答，不是一切物都有因。”

“你懂不懂充足理由律啊？”

“别把太狂妄，用阳间的规则推断这里。何况对于这些向来纷争繁多的言辞，死人没有那么多精力，也没有肉体，只有灵魂。”

“那，还有我们下方的土地呢？虽然我从来不曾接触到，但也无法远离。”

“如果，无也算是一种存在的话。”

“我可听不懂文字游戏。那彼岸花呢？”

“你会知道的。”

说完这句似是而非的话，我还没捉摸明白，她已转过身，往船舷边走去。我望向窗外，几句话的时间，按理说照这个行船速度我们并没有离开多远，本该还能回首刚刚离开的小小村落，但船外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除了仍依旧的奈河风景，稍远一点的地方便陷落在黑暗中。

光点仍无声无息无味无感地穿过我的身体。我抬起手想去捕捉，小小的幽光消失在掌心，片刻后从掌背穿出，继续向下游飘去。

妩说我们此刻即是无光之点。那我此刻的意识又是什么？究竟是这些与我根本无关的光点根本不存在，还是我看到的这艘船、我的身体是虚无，而光点是奈河上的实景？又或者一切都不过是想像，幻觉？……我存在吗？我的意识位于何处？是不是根本在这空间之外，连一个点的位置都不占据，而只是被给予了一个观察的视角？那我究竟存在吗？幻觉？而幻觉本身是不是证明了我的存在呢？但是，究竟什么是存在？……

我周围的光景忽然飘忽起来。一切仿佛都在不确定中漂浮，这个原本看似固定无变的世界，忽然成了一片薄薄的蛋壳，这不过清脆而易碎的现象界，它的背后其实是名为不定性的无边无限之海，而现象界不过漂浮在海面的浅浅一层，名为怀疑的光线轻易便可穿透这蛋壳表面的道道裂纹。是的，世界即将在下一刻彻底崩毁……

“淖！”

……淖？

“淖！”

声音好耳熟。

“淖！”

……她是……

“淖！”

妩。对了，她是妩。我在船上，不是吗？

一瞬，世界重新固定下来。刚才那种漂浮感，那仿佛看见的无限的海洋，顷刻消散无踪。

妩站在我的面前，双手紧紧地捧着我的脸。她的神色少有地失去了镇静，格外慌张，连带着每一根纱线，浑身都在微微地颤抖。

“妩？我好像出了一会儿神……怎么了？”

她听见我出声，终于平静了些，放开我的脸，转而牵起我的手。没有冷热的感觉，我只是知道她把我的手握在了手心里。

“别胡思乱想，别胡思乱想。我刚真不该把你丢在一边。”

“妩，我……”

“别多想，别多心，就这样，好吗？”

“我……不是，妩，怎么了？”

“答应我，好不好？”她死死地盯着我的眼眸。与我相对的那双平日素幽的眸中，竟有根根血丝浮现。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不乱想。你别吓我，好不好。”

“嗯。”她紧紧地拉住我的手，再次往船舷边走去。

我刚才……我刚才，是差点消失了？我终于回过味来。可这里究竟是何处？既然我的灵魂都散碎了，那我的意识……？

别多想。你答应她了，别多想。

船舷外的风景又起了变化。不久之前还是一片黑色，此刻红色的彼岸花却漫山遍野，火焰的海洋在大地上微微摇曳，偶从缝隙里透出一缝漆黑。大地正在燃烧，炙烤着天空依旧空空荡荡的黑色眼眶，而白色的眼球早已随魂灵消散而逝去。

“这些彼岸花，究竟是什么？”

“和你说过了，此刻的不过是幻觉。至于那些真正的彼岸花……你会知道的。”

“嗯哼。真漂亮。彼岸花，不该有两种颜色吗？此岸殷红，彼岸纯白。”

“此岸和彼岸。此岸无法触及彼岸，彼岸者生生死死也不过回到此岸来。终究分别还是很微妙，花儿也就是一样的红色。”

“嗯哼。”

太多的思绪繁杂拥挤，我尝试着抛开这一切，只单纯地去看，去听，去感。她的手略微松开了些，仍缱绻在我的指间。

无法理解地、无法知觉地，船外的景色再次变换。黑色重新占据了绝大部分空间，但最远处，忽有隐隐的灯火浮现。小小的房屋出现在远方，随着船继续前进，连绵成片地涌入眼中。其规模之盛，灯火之明，永夜不绝，毫不逊色于那些著名的大都市。与都市中一样的高楼也浮现在眼中，隐约可见穿梭在楼房间的道路盘旋错综，纠杂难解。那一刹，我觉得仿佛自己没有死，而只是去了很远的地方旅行，现在终于就要到家了，已在高速路上看见城市的远景，正试着从大大小小的光点中分辨出离自己家最近的那一个。

但船到这里就停下了。光桥再次凝结，我们悠悠地飘过，再回头时奈河上已然空空无物。

“奈何桥边的聚落，也太繁华了些。”在岸上站定，我不由得对远方的高楼发出惊叹，“而且这现代气息……远远超出我的想像。”

前行，走入这冥界的不夜城。路过第一座房屋时，一个面无表情的鬼正倚在门边发呆，看见我们后立刻把目光转过来，冷冷地盯着我们从他面前走过。我们拐入一条更大的街道，门扉排列在两边，或闭或掩。街道的两侧，几个鬼魂坐在地上，靠着墙，在察觉到我们的第一瞬，便把目光死死地黏在我们身上。

“真恶心。”

“别理会。这些无处落脚的流浪汉时刻等着房子里面的人离开，好给他们把位子腾出来，我们只要不停地走过去，让他们知道我们无意争抢就行。”

的确，当我们离开这条街道的那一刹，他们立刻收回了目光，恢复到原本那种无所事事地发呆的模样。

而我们则汇入无边无际的人海。坛重又牵起我的手，领着我费力地往一个方向走去。我们走入的是一条更大更繁华的商业街，两边像是店铺，门口挂着光色各异的灯笼，屋内隐约可见各式不同的器具。人潮汹涌，却总是不顺着我们前行的方向，我们不得不一次次从人缝挤过去。

“所以我才讨厌这段路，但那帮家伙怎么也不肯把船舶点往上挪，谁让我只是个底层鬼差呢。”她望了望两边，最后领着我走到一家挂着红色灯笼的店铺里。这是一家饭店。坛不知从什么地方掏出一块块小碎玉，递给柜台里的一个鬼魂，点了几个我听不懂的菜。我们在漆黑色木桌边坐下，回望人潮汹涌的大街。

我这才意识到为何行路如此艰难。人群并没有分出左右两侧，好让往两个方向的人通行，而是无论自己要去哪里，都只顾自走自己的路。这边一个鬼魂死死地往前挤，他身侧一位要往前，一位又要往左。人们就这样毫无组织地杂乱地堆在一处，互相推攘互相埋怨，像一群关在小盒子里乱飞的苍蝇，早已混乱得根本无法厘清秩序。

“见鬼……难道从来没有人想过要整顿这样的街道？鬼差在做什么？”

“有些人的确是真要行路，但有些人在这里挤来挤去，只是为了打发时间。”她盯着人群看了片刻，指着右侧门店门口一个发愣的鬼魂，“你看着他就会明白了。”

那个鬼魂对着门上的黄色灯笼看了好一会儿，不知在想些什么。老板似乎早习以为常，毫不理会他。恰当我们的第一个菜端上桌时，他转身重新汇入人潮，沿着斜对角的方向拼命地往街道另一边去，很快就无法从人群中分辨出他的身影了。第二个菜也端了上来。他就这样简单地离开了？就在我这么想的时候，人群又分开一个小口子，他从里面挤出，重新站在店铺的灯笼下发愣。

“就是因为这种人，你永远不能指望这条街有安宁的时候。”

“可他到底在做什么？他难道不觉得无聊？”

“最开始是觉得这是打发时间的一种手段，短暂的热情退却后必然会感到无聊透顶。但这里人早已习惯了无聊透顶，而只要他们在无聊透顶的时候坚持着在这里漫无目的地挤来挤去，最后就会演变成一种机械的习惯，也就把这种无聊的行为变成了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他们真的没有别的事可做吗？”

“也许真的没有。而且这里和那些偏远的村落不同，人口流动异常频繁，而且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也牵涉各种复杂的因素，就像来时那条街上的流浪汉们，既是邻居，也是等待着争抢房屋的对手……总之，这里的人们不太爱聊天。即使说话，不同的人群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不同话术，流浪汉们有自己的亚文化，这些大街上的游荡者们彼此也有自己的话语体系……交流要么困难，要么肤浅。所以人们很少会与自己无关的人交流。而至于这些漫无目的者，他们这样的行为也肯定有一部分合理的地方。你看，当你要费力地从一个狭小的人缝里穿过时，是不是会先屏住呼吸，然后奋力前行，在成功那一瞬感到身心愉悦？虽然这样短暂而廉价的愉悦下一瞬就会被遗忘，但有人就是喜欢追逐这样简单廉价的愉悦，沉溺在周而复始的欢欣与遗忘中，永远在里面挤来挤去……”

那个站在灯笼下的人，此刻又忽然动身，一头扎进茫茫人海里。他会回来的，我这次知道了，他永远不会离开，直到他渡河那天。

“别看了，吃饭吧。”伙计刚好送上了最后一个菜和一壶温酒。“你会喜欢的。”她神秘地笑了笑。虽然她点菜时的话我听不懂，但这些菜无疑都是我生前最爱的。

“奇怪，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些？”我夹了一筷子送进嘴里。熟悉的味道，只是再怎么吃也不会有饱腹的满足了。

“你会知道的。”她还是这句话，然后端起一杯酒，小口小口地喝起来。

她再次牵着我的手从人群中挤过。我现在已经熟悉这双手的形状，熟悉它的柔软的触感，熟悉它的每一个力度。相见不过短短几天，却仿佛这个少女已经在一起很久很久，都无法想象分别会是如何。虽然我仍很多地方无法理解，但和她在一起却莫名地让我感到安心。我放弃思考，放弃去观察周围那些灵魂，任凭她带着我穿梭而过。

不知几何，我们从人群中脱离出来，走到一片无人的空旷地带。回头望去，那些代表着市中心的高楼仍矗立在接近视线尽头的地方，我们好像并未比下船的时刻离它们更近。

“我们要往哪里去啊？不是奈何桥边吗？”

“不，不急。奈何桥还很远，几乎是在城市的另一边。我想先带你去的是另一个地方。”

可我们的面前是一片黑暗的空旷，要是就这样走下去，很快会回到最初的黑暗荒芜中。

“沿着……这个方向，往荒野里走？”

“嗯。你会见到的。”

于是，我们无声地在荒野中穿行。在这样空旷的地带上行进，即使从原地走到视线尽头也不需花费多少时间。加上地势起落，不久之后，辉煌的不夜城已经消失在目光中，只隐约感到那边有些光亮罢了。

“再走一会儿，就快到了。”她对我说，毫不停歇地朝一个固定的方向前行。我对她在这一片朦胧黑暗中判断方向的能力又是不解。

但正如她所言，地平线上又浮现出青色的冷光。前方似乎有着什么。

“那边不是奈河啊……”我自言自语地喃喃。

一条青幽色的光带出现在尽头。那的确不是奈河，并没有属于彼岸花的红色光芒，青幽的光线相比之下却更为盛烈。那时一条狭长的路，从不知何的远方延绵而来的一条路。近了，足以看清了——少有的灰白色岩石构成地面，两边飘摇着青幽色的冥火，略弯曲地穿越荒野，延伸向城市那边，似乎径直从城中穿过。那路上，有几个灵魂正往城市的方向走，一个白衣白帽的男子在前方牵引着他们。

那便是白无常？也就是勾走那些死者魂魄的使者……那些灵魂的脸上还残留着各种表情，有的痛苦不堪，有的沉默悲伤，也有满足而幸福的表情。走路的姿势也各异，有的显得格外吃力，步履蹒跚，也有人悠然自得，健步如飞。但不管怎样，她们都死了。这些表情，无论悲喜，也用不了多久就会从脸上褪去，再无任何意义。

“她们是刚刚死去的人吗？”

“嗯。”

“这条路？”

“从某种意义上，这条路连接着阳界，不过是单向的。死去的灵魂就是从这条路被引到冥界来。若有无常相接引，借着冥府的力量，走到这里也就不过瞬息的事，只是快要到奈河，所以在这里会恢复正常的行走速度。但若是没有冥府接引的魂灵……”

“会怎样？”

“这条路是冥府开辟的，也就是说，无接引者，若不识此路，则需自行在茫茫荒野千岩万石中寻出一条路来。其间种种艰险，又随各人而各有不同。不幸者刚入地三尺便被毒蛇怪虫夺取魂魄，幸运者可能几息之间便寻到通路，直达九泉之下。”

我零碎的记忆……却没有一点与死后、在那片荒原上醒来之前这段时间相关的。我经历了什么，也许永远不会再有机会知道。

“就是说……冥府其实也只掌管这死后世界的一部分。”

“一小部分。冥府不过是一个在奈河边上的小小聚落罢了，凭借着小小的力量，能接引死后的魂灵安全过此奈河。而且对于你这样的不幸者——她们根本无能为力。事实上她们对于真正的地下世界近乎一无所知，仅仅瑟缩在一个入口和一个出口之间。”

我凝视着那些一队姿态各异的，摇摇晃晃地渐渐走远的人，脑中忽然闪回过那天走下渡船的人们整齐划一的步伐。

“我们走吧。”她说，“还有更远的地方要去。”

这连接阳界的路的确也无太过神异之处，我们就像穿过一条普通的街道那样直接横跨过去。不远处一个黑无常冷冷地看了我们一眼，也就任凭我们离开了。但视线尽头地远方，青幽色的光芒再次浮现。

“这漫漫长路还不止一条么？可我看那边即使还有路，也并不会通往奈何桥啊。”

“给人走的只有一条。人无非是芸芸众生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罢了。她们自以为特殊的地位，也不过自己赋给自己的罢了。”

很快，第二条泛着青光的路也出现在视野中。但称之为“路”似乎又有些不妥——它不是修建在地面上，而是掘出了一条深深的巨大沟壑，同样自远处延伸而来。

而相比刚才的空旷稀疏，这条路显得无比拥堵，甚至“拥堵”这个词也不足以刻画其可怖。我所认识的各种动物，死去的鱼、蛇、鸟、虫，不认识的各种异兽，可爱的或恐怖的，全部密密麻麻挤作一团，纠缠成一条巨大的兽的河流，扭动着缓缓前进。虫兽们还残留着最后的本能相互撕咬，却无法造成任何损伤，鸟儿惊叫着挣扎却再无法飞起——阳界的生理构造在此处毫无用处。这条沟中，某些地方地狱般的景象，恐怕可以和古怪炼金术禁书中最疯狂的妄想相提并论。

“它们不去奈河桥……那它们去哪里？”

“它们会被直接埋进奈何中。相比人类的脆弱，它们很多能自行挣扎着渡过去，或者凭借攀附在其他兽类身上过此奈河。即使它们在奈河中魂魄永散，冥府也不关心——因为它们不是人。”

“可即便此世为人，下一世亦可为虫鱼；而即使十世为犬马，也可有一世为佛陀。”

“对此，冥府无能为力。天地间本就该魂魄自生自灭，修此奈何桥，本就为一种逆天而行的妄念。”

她看着这些未生神智，全凭兽性生存的生灵，沉默了片刻。“想去奈河边看看吗？”

“不。”我摇了摇头，“我想回去了。我们回城里吧。”

“其实，哪里不是一样。走吧，我们回去。”

没有重复来时的路，我们从另一个小巷走回城中。

“接下来要去哪里？”在我们重新踏入拥挤的街道之前，我还来得及问她。

“你有什么想做的？”

“我没有什么想做的……我只是来看看。”

“那……就到处转转吧，顺便找个歇脚的地方，我有些累了，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休息一会儿。”

“嗯。”

这条街道也是同样的拥挤，同样的混乱。但我倒也渐渐习惯了从这样的人群中穿梭而过，沿着一个方向奋力地前行。人流的混乱渐渐减轻了些，人们的步伐变得更加缓慢，间隔也显得稀疏。几条街道汇入一个巨大的圆形广场，广场的中央，是极少见的一个水池。我还没在这里见到过像凡间一样的晶莹透明的水，而广场中那一池的清澈，反射着幽灯的微芒，一圈圈光染的涟漪微微荡漾。池中心，一根硕大的石柱矗立，其顶端同样冥火幽然。

人们在这里显得有些反常地安静。几个人安静地立在池边站着，或抬头，或观池。越往中心去人越少，大多只在广场外围来来回回。

“这几天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水。”

“没有被污染的水源的确相当难得。这一池的水是用奈河水蒸馏而得，想必耗费了巨大的人力。”

“我房间里的灯焰，其温度仅仅只是让我的手指变得灼热。那样的火也可以吗？”

“不，不行。那仅是照明用的虚幻之火罢了。同样的，那祭柱上的冥火也是不行的。”她抬起手，掌心向上，伸出一根手指。一缕极细的红色火焰从她的指尖喷出，婀娜摇曳。我慢慢地把指尖凑过去，立刻感受到与灯焰全然不同的炽烈。她灭掉了火，显得有些疲惫。

“你的手指凑那么近……不会烧伤自己吗？”

“只会感到痛楚。但恰恰是这样的痛苦——或更甚的感觉，才能唤出这火焰。”

“那这一池清水，究竟要使多少人经受多久这样的苦楚？”

“冥府的历史太久，有些问题或者没有答案，或者已经被人遗忘了。”

“我说，”我问出了藏在心底许久的一个问题，“既然渡河并非多么困难的事，为什么要采用如此低效率的方式，让人们久久停留在此处，不让人们立刻渡河呢？明明那迎接刚死之人的来路上也没有多少人，却在这里停滞了这么多人。”

“如果我要你此刻立刻渡河，你渡吗？”

“不渡。”

“为何？”

“我……害怕。”我迟疑了片刻，回答。“比起死亡，遗忘有时更让人害怕。那碗汤下肚之时，恐怕是真正的死亡。”

“大家都会害怕。即使大多数人的一生总是充满苦难与痛苦，但也总会有那么几个自己珍视的瞬间，那么几个重要的人，让人不想忘却。很少有人愿意主动饮下那碗忘却一切的汤。”

“从奈河桥上走过去时，乘着渡船过去时，难道就不能不饮下那碗汤吗？”

“渡奈河，桥与船只只是一种让人相信的幻象罢了。凡背负了此生之重者，皆不得渡河。唯魂灵轻之无物，只余原初，才可复入轮回。这也不是冥府的规定，这是奈河的，无法逾越的铁则。”

“但你可以在两岸间自由来回。”

“我不记得我生前的事。我只对，死后的事，有记忆。而在这里发生的事，无论是什么，都不会有一丝一毫的重量，对奈河就如同不存在一般。重入凡间之时，在这里的记忆会自然地清除掉。”她说这话时一直看着我。我回想起不久前的初见，回想起那天渡河时她与她眼神的相遇，回想起在我失神片刻她眼中少有的惊慌。而此刻，她的眼神格外温柔，却又潜藏了一种我读不懂的意味，深邃。

她究竟为何对我这么温柔？为何偏偏要带我去这里去那里？我不懂。她似乎知道很多事，而我却一无所知，即使活过了一辈子，仍旧苍白如纸。

“所以，”她回到我的问题，“人类是最麻烦的一种生物。其他生物渡过奈河时不会有任何犹豫，本来也不剩多少的记忆在奈河水中很快就会被清洗得干干净净。唯独人类会在此岸迟迟徘徊，不愿抛却其实对他人对世界毫无价值与意义的小小回忆，总害怕那种空白。我想，要是放任这样的情况，这边的情况恐怕会更糟糕。人们永远无法克服那一步，永远不愿放弃自身的回忆，最后在永远、永远、没有任何希望的绝境中发疯，或者魂飞魄散；奈河边将成为一片混乱，将变成真正的地狱，河边坐满胆小的怯懦的人，疯子趴在地上嘶吼，甚至扑向其他人——这一切，源于我们灵魂深处根本的胆怯。我们被赋予了灵智，但人类的品格从未高尚到足以承受如此宝贵的礼物。

“所以，才有了冥府。为了防止这样的混乱，需要有强制力来维持秩序。虽然毫无疑问是一种极为幼稚的观点，但我想它大体上是正确的。不知多久以前，冥府出现了，在混乱中建立起了一套渡河的系统。这系统虽然冗长繁复，导致这边的人越积越多，却也倾注了足够的关怀，会为每个渡者做最后的祭礼，让他们向自己的过去告别；而强制人们在轮到自己时渡河，也防止了混乱的出现。这样一套系统的出现自有它的历史的原因，当然现在看来确实有些过时，但冥府没有足够的人手和精力来快速做什么变革。人数的激增也是最近的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并非有这么多人。”

“所以，我这样不领玉佩的其实违法咯。”

“现在人太多了，所以没人在意。太多新的、无法理解的、并非冥府制定的规则和意识已经在庞大的无所事事的人群中形成，但至少人群还维持着基本的秩序。”

“既然冥府已经不堪重负……为什么又不把权柄赋予更多的人，而且也要求你们这样的鬼差工期满后必须重返阳间？”

“你以后会知道的。而且，很快。”她又对我露出一个微笑，喜悦，凛然，决绝。

我永远猜不透她。

妘要了这旅店最顶层的一间房。说是旅店，其实是给办事的鬼差歇脚的地方，有空房时也对外营业。

“我要了两盘菜两壶酒，等会儿会送上来。”说完，她瘫倒在大床上，把脑袋缩进被子里，蜷成小小的一团。

“死了不用脱衣服还真是方便。”我不由得感叹了一句。

这里环境不错，十层楼的高度，想必在这个并未出现电子设备的死后世界修建起来也费了不少工夫。然而，这样的高度在这座城市里根本不算什么，市中心随处可见三十层以上的楼，不知使用了什么手段修建起来。与凡间的那些都市相异的是，道道飞桥连接着不同的建筑，空中浮廊比比皆是，弧度精雅，雕琢繁饰，游龙般穿梭在林立的大厦间。各色灯笼挂在浮廊两侧，城市在市中心处完全拥有了第三个维度。从阳台向外看去，虽然头顶苍穹依旧一片漆黑，半空中却飞渡万道灯火，辉映成趣，光影明灭。

任何一种力学都解释不了为何这些看似木质的材料能支撑如此浩大的工程，也难以想象这样庞大的连接结构是如何修建而成。这里的一切规则总是看似和阳间类似，却又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我们的房间也是用一种似乎是木料的材质建成的，在暖黄色烛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温和。不知为何，天花板上并没有设顶灯。挂钟花纹古意盎然，色亦古青。和站在地上时不同，我的脚能踩在这里的地上，地板上铺了一层毯子，传来柔软的触感。

我一直以为死后的世界应当是灰暗无光的，仅有死亡和孤寂永存。我曾天真地以为我将在奈河边永远地漫步下去。可实际上，除去天地四方的无边黑暗和那属于死亡与遗忘的河流，这里的斑斓多彩并不多么逊色于凡间。这些东西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些酒菜，这些灯火，这些雕楼……我降落的茫茫荒野，明明什么都没有……妘的指尖冒出的不可思议的火焰……

“这里，只有灵魂。”我的耳边回想起她的话语。这究竟是什么意思？这里本该是一片茫茫的荒野……

“诶。”她在轻声地叫我。

“怎么了？”

“诶，酒菜还没送上来吗？”她的声音隔着被子传来，有些朦胧。

“还没呢。房门没动静。”

“好慢……”她翻了个身，像是睡着了。

我打开房门，酒菜早已摆在门口。看来是我们两个都忽略掉了门外的声音。我把酒菜端到桌子上，又不忍吵醒熟睡过去的她。灵魂的确不需要睡眠，但睡眠总是清空疲惫与纷扰的最好方法。

于是，我什么也不想，愣愣地盯着挂钟上指针地移动。很久很久以前，这嘀嗒嘀嗒的声音是我在黑暗中被妄想侵袭时的唯一帮助，无所见的时候，远方的声音总是最能给人以安慰。这遥远岁月的回响，此刻也给我的心灵以稍稍慰藉。

人类的心灵总是这样多愁善感，所以奈河才成了阻碍吧？我这样想着，也趴在桌上睡了过去。

梦中，好像听见高中时窗外的蝉鸣，吱吱不停。

“醒醒了。酒菜到了你不叫我，自己倒睡过去了。”我被她从睡梦中戳醒。

“我……趴了多久了？”

“也没多久，半个时辰吧。”她落座到我对面。这一张小小的圆桌，恰够两人对饮共酌。

“酒要得有些多了。”

“又不是只在吃菜的时候喝。”她提起酒壶，清冽的液体注入两盏小小的酒杯。这酒杯也同样是青铜样式，装饰着纹路。记忆中只在历史教科书和博物馆的图片里见过这样，如今倒有机会真的试试。触感的确与瓷器不同，少了几分清雅，多了几分厚重。我并不多喝，把玩着杯上的种种纹路，正放侧倒，想看到底能变幻出多少古兽的轮廓。

“……悲莫悲兮生别离……”她低声喃喃，仍不间断地把酒往嘴里送。

“怎么了？”

她抬起眸子，哀哀地看着我。“你总是把我一个人丢下，就像刚才……”

“你少喝点。”我抬手去夺她的酒杯。她把酒杯举过头顶，顺势站起，又饮了一口。她两颊已染若桃花，轻轻喘着气，芳若幽兰，酒韵游丝。

她轻轻地把空掉的酒杯放回到桌上，三两步轻轻跳到阳台边。没有顶灯的屋内，光线昏暗，此刻她的身影映照在背后万道飞光中，面容不清，却轮廓历历，像是皮影，像是遥远梦境的投射。

她轻轻地舞动起来，裙裾翻飞。与那天在祭台上的舞毫无共同之处，那天她并非为自己而起舞，只是代表那些将要渡河的生灵。而此刻，她的舞蹈只属于我们两人，藏在这里可以窥见流光的隐秘角落，在时间与空间的蒙尘之处，肆意地宣泄。宽大的衣袖迎风而展，一只夜蝶张开了她的翅膀，悠然地在我的面前飞翔，翅尖划开空间，光线流淌进空缺。她是流动的梦境，自由地在七彩的光线里穿行，她是彩虹的影子，在黑夜里依然持色不衰。她的线条舒展，纤细悠长，恰如她背后的万道飞龙，延展向更遥远的幻境。

就在这一刻，我忽然觉得，那身影格外地熟悉，不像是一个只认识了几天的女孩。那深深的轮廓里，好像镌刻了更为久远的时光。她转身，她跃动，那轻盈地伸展，那是一声呼喊，曾飘荡在楚水纤柔的碧波上。

“我们……以前见过吗？”我应当是喝醉了，忍不住用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低低呢喃。这时，蝶姐的话语忽然在我耳畔回响：“也许千年，但总有尽的那天。那时她们的记忆将再次被抹去，重入尘间。”

于是，我又也仿她，提壶而饮，恨水流长。

三 哀众魂之熙攘兮，盲天目兮何遑遑

昨天路过的广场里旅馆并不远。无事可做，兜兜转转又回到这里来。

一个微妙的时间点。人们大部分还是习惯性地保持了阳界的作息，此时有房间可以休息的人还没有醒来，流浪汉们大多还无精打采地靠在墙边。商业街上大多店铺还没有开门，仅有几个人不停地在街上游荡，时不时在路边停下琢磨灯笼上的花纹。

姩没什么精神，坐在广场最边上不想动。“你自己在这边转转吧，别离开我视线范围。”

广场还很空旷。我站着向四周张望，视野远比昨天更为开阔。这整个区域的设计，应当是按照了一种古老图案，整齐古朴。广场的最外一圈，在姩这样坐在沿上无所事事的人群中，有几个快速移动的身影显得格外突出。大概有近十个人，全都在最外一圈绕着广场急急地走着，毫无停歇的意思。我回想昨天路过这里时，似乎也的确有他们几个匆匆的身影。很快，有几个就到了我们附近。

“第三千八百九十七圈。”一个年轻人模样的鬼魂面带不屑地对另一个人说，不停步地匆匆前行。

“等着，老子很快就能赶上。”另一个人急急地跟在他后面。“你妈……”他低声咒骂着，但看得出仍渐渐被前面的人拉开距离。等他们两个急忙忙的身影都过去，一个老人模样的鬼魂走过来，不停地摇着头，步伐虽快，但并不如前两人疯狂。

“老先生？”我尝试着叫他，站起来跟他并排着走。

“怎么了？”他转头看了我一眼，也同样不停步地走着。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呢？”我指了指前面那两个已经离我们远去的身影。

“第一千三百五十六圈。小姑娘，这是非常重要的比赛，可惜我已经没有多少力气争抢前列，只不过陪着年轻人们活动活动身子打发打发时间。”

“什么比赛？”

“他们在比谁能走的圈数更多。”

“所以，即使到了三千多圈，也还是没有分出胜负吗？”

“第二名只落后了不到一百圈。第一名有时候也会被他追回去一点，所以他总是不肯认输。”

“那老先生您……何苦陪着他们呢？”

“我只是无聊，所以如此，若我真有心取胜，怎可能停下同你交谈。”他的速度已经慢了下来。

“所以，这比赛到底有什么好重要的？”

“十分重要，小姑娘，对于他们。十分重要。”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要是我夜年轻，我也会像他们一样拼死拼活。”

“所以，到底有什么好重要的？这比赛是输是赢，有什么好重要的？”

“小姑娘啊，你没有自己来比赛，没有自己踏上这一圈又一圈的无尽征程，才能问出这样天真无知的话语。这不怪你，我知道，但这问题也不因此减少它的愚蠢。”

“可是……这到底有什么重要的呢？”

“重要？重不重要取决于的不是你的感受，孩子。关键是参赛者要觉得重要。而事实上，走到现在的参赛者都觉得这无比重要。”

“那参赛者们到底觉得这重要在什么地方呢？”

“如果你非要我给你一个理由的话，那有一个理由就应当是它，荣誉。”

“荣誉……？”

“是的，在这样的比赛中最终获得胜利者，他们的卓绝的耐力，坚毅的品格，远胜单纯速度的高尚品质，这一切都将戴上名为荣誉的桂冠。每当人们谈论起谁能够行进最远的距离时……”

“第三千八百九十八圈。”那个年轻人再次从我们身后超了过去。

“你妈的……”第二个年轻人紧随其后，看得出他费力地将差距缩小了一些。

“……人们毫无疑问将回想起胜者的名字。他的名字将被光耀地传颂，他们将被铭记在脑海深处。”

然而我看着那两个匆匆远离的背影，无论如何也无法把他们的行为和“光荣”两个字联系在一起。

“可除了他们自己……真的有人会在乎吗？”

“那不重要孩子，那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们这样想着，就能继续走下去。”

“为什么要继续走下去？”

“为了胜利。”

“为什么要胜利？”

“为了荣誉。”

“为什么要荣誉？”

“因为荣誉很重要。”

“为什么荣誉很重要？”

老者看着我，这次轮到他的目光变得困惑。

“孩子……你曾为什么而活着？”

“我不知道。”

“那我只能告诉你，我不知道。”

他走远了，继续他的比赛。

而我面对着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又一次认识到自己的愚蠢。

妩还坐在沿边出神。我朝她走过去。

“妩，你说我们为什么活着？”

“我不知道。”她摇摇头。

“你在这里这么多年，没有见过谁想出这些问题的答案？”

“有很多人以为他们想出来了。有很多人向那些以为想出来的人讨了份晦涩难懂的文辞，觉得虽然自己没有想出来，但只要读完大师的作品也就会明白了，于是也以为自己知道了答案。他们虽然自己都还没看懂大师们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总觉得大概也就是如此，便开始高声传授他们的答案，晦涩的言辞经过晦涩的翻译显得更加晦涩，听众们于是云里雾里，便觉得既然不懂，大师们一定是高深莫测曲高和寡，那自然当大师而无愧的。于是大家都公认这就是答案，于是这就是答案。”

“不有那么多人人相信这样的胡说八道吧。”

“当然。但自以为有答案的人总觉得自己比较高贵，既对那些无法理解的人感到不屑，也不愿把这些答案翻译成能被旁人理解的，反而告诉你‘答案只有阅读第一手资料才能获得’。我当然不是说他们都是些没有能力没有理解的蠢蛋。”

“你听过这些讲演么？”

“总有人喜欢讲来讲去，这里给他们倒也设了讲台，无意听过几场。”

“倒也不至于说得一点道理都没有吧。”

“当然，”她说，“还是有些讲得很有道理的。但是这样的道理，都总是些没什么大用，或者人们早就知道的东西。你会发现人们兜兜转转还是在某几个差不多的、并不离开我们多么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的概念下打转，只是技术一步步更新，越来越精细。我猜他们很快就能从大粪里用显微镜找出金子，并声称这样的金子远比前辈们获得的高贵。”

“别多想了，”她拍了拍我的脑袋，“有限的生命何苦困于无限问题的答案中。而且，即便生命无限延长，但对于能真切经历的每一刻而言，所历过的时间也都是有限的。那又何谈什么答案？所以，那些大师们最正确的一点不在于他们的答案，而在于他们觉得自己有了答案。走吧，别理会那些兜圈子的疯子，那也是他们自己的答案。”

牵着她的手，再次穿越街上的人流。人已经多了起来，前行又变得费力。

“去哪里？”

“刚才那些问题，让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

“嗯哼？”

“或许你难以想象——不过这里也有学院和研究所，用以满足某些人对真理的渴求。刚才我跟你说过的那些大师很多也来过这里。”

她领着我第一次走上了那些高楼，沿着空中的飞廊在半空中穿梭。我们很快从中心区的一侧移动到另一侧，一座白色圆顶的建筑出现在视线中央，它周围散布着各式各样的几层楼高的火柴盒式的标准现代教学楼。跳下木制游廊，像是即刻飞越了千年的时光，莫名地割裂。

“在这里研究物理学的确是不顶用的，因为这里几乎没有任何成样的物理法则。据说曾经开设的研究所五天之类测算出七种光速，于是他们光速停办了。一切关于基本物质的科学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那这里有什么？”

“数学研究所和计算科学研究所几乎是硕果仅存的符合人们对科学想象的学科，所以你可以想见这里有多么混乱，因为在其他学科里，由于基本规则的空缺，连较为明显的判断对错的标准都失去了。有一些研究所到最后纯粹变成了争吵与谩骂的地方，乌烟瘴气满目疮痍。据说某几位哲学家的忠信者曾经大打出手，虽然谁也不可能真的受什么伤。关于政治体系的理论，额，这里得出的结论是冥府采用的政治体制是最为正确的，虽然我也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的，也不知道这样的体制应该称做什么比较恰当。当然这里还是有一些很不错的成果，比如他们续写出了被公认为完美的红楼梦后四十回，相比之下前八十回都黯然失色。黎曼猜想已经有了数十种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也被证明是无法证明的。还有……总之，的确在这些方面比现实中的科学领先了许许多多。当然，没有人能带着这些到阳间去。这大概是这里为数不多的铁则。”

我敬畏地抬头望了望这所人类理智的至高殿堂。这里的学问虽然遗憾地无法牵涉阳间的物质，却在精神的道路上已经走到了阳界的学者远远无法企及的高度。我不得不向它致以我最崇高的敬意，并且怀着惶恐的心情不敢踏进大门一步。

“我们快走吧，”我对妘说，拉着她的手匆匆地离开了。

令我格外惊讶的是，在路过一栋小楼时，我竟看见一个教室似的地方里边整整齐齐地坐满了人，即使只有烛光为他们照明，也依旧低头读着什么，写着什么。他们的脸在烛光里蒙上了一侧层厚重的阴影，墙壁也一片惨然的昏暗。最前方站着一位像是老师的人，似乎讲着什么。

“这是在？”

“你去看看吧。”

我疑惑地走进这栋样式我无比熟悉的楼。刚才看见的那间教室的对面却已经熄了灯，没有人在。我随意走到一张书桌前，打开了桌上烛灯的罩子。

桌子上一侧放着一堆教材一样的东西夹杂着各种笔记本，另一侧则堆放着草稿纸和试卷。这让我回忆起了我的高中时代，一段痛苦与怀念并存的岁月。教材的封皮上是一些不知何意的符号，我看了一会儿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于是翻看教材的第一页。这里应该是一些前言一样的东西，但这篇文章却充斥着无数种类型的符号，仅仅我能辨认出的，就有英文、法文、中文、日文、数学和物理符号、计算机用语……还有各种不知源于何处的符号，这长长一页纸下来，竟然几乎没有几个地方是使用了重复的符号，我连哪里是标点符号都没能辨认清楚。的虽然有些残缺的部分我大概理解是什么意思，但连在一起却完全无所谓，短短的概念残片在脑海中流云般飘过，什么都不留下。

翻到大概是目录一样的地方，这里的目录也夹杂了无数种语言和表达方式写成。我艰难地翻译出了一个简短的语句，“……论无意识状态与拉康的排泄……论海德格尔和跳脚的山羊胡须……论上帝的自交……撒旦，作为革命与反革命……对毒品效应在时间上的积分的分析……卡拉达马可夫斯基度量与科尔马大统一理论……”

“这些鬼东西是什么？”我困惑地问。

“你打开的大概是一本通识教材，我是说这就是我们刚刚经过的那些人类理智殿堂的杰作之一。”

“为什么有这么多种语言，这么多根本无法看懂的怪异方式？”

“事实上能正式获得冥府批准进入研究所的人员是极为有限的，人们需要经过严格的层层选拔才能进入。这所学校既可以供实在闲得发慌的人们打发时间，同样也是人们成为研究所人员的途径之一。而就像你看到的，研究所的种种著作已经太过先进，通常从阳界而来的灵魂不仅无法理解，连学习都困难。这就需要这样的学校来帮助他们的思维进行升级，而研究所人员的一个基本要求即是能用各种语言进行混杂表达，以便让对手难以辩驳，或者制造

一些高明的概念混乱和逻辑混淆，最好把自己都弄昏过去。不过我想这本教材应该层次是很高的，坐这里的同学可能只是作为参考书使用。”

我扒开那本教材，翻开下面一本。这标题倒能全是中文，“高级语法基本纲要——在埃朗根纲领的代数意义下展开”。

下一本。“non-associative algebra 与茶花女研究”

去死。我不想再打开这些鬼东西，走到最前方的讲台上。黑板上写着些歪歪扭扭的符号，我凑近了看，“Today の devoirs: Discuss um Trakl og David's heirs kundi spæla ein týðningarmiklan leiklut í seinna heimsbardaga sum ein kjarnorkuar deterrent for at vera í Syrian bardaga”

“原来人类可以无聊到这个地步。”我不由得感叹。黑板旁边似乎还贴着一张告示一样的纸。虽然我看不懂上边的鸟语究竟是何意义，但从名字有序的排列来看，应当是上次考试的排名。

“欸，有考试的啊。”

“当然，不然怎么为研究所选拔优秀人才。”

“我很好奇鬼差的选拔是否也是这样的东西。”

“当然不是，那只是阎王爷按规定人数随手点的。”

“相比之下，我们所在这个班的学生和老师似乎不怎么勤奋啊，”她指着对面的教室，继续说到，“我以前见到的最后考入研究所的学生，都是连续学习了至少一年以上从不睡觉的。这间教室里的人居然休息，也太松懈了些。”

“是啊，居然会放松，实在是太松懈了。”我抬起烛灯，照亮教室上方的标语：

“只要学不死 就往死里学

既然身已死 何不继续学”

“精神执行得不是很到位。”我只能这样评价这个鬼地方。对面的教室里，几十个学生低着头，仍旧在和这些东西搏斗，试图让自己的大脑逐步与这些排泄物的生产者同构。

“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用？”我终于还是忍不住去问这个问题。

“关键不在于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用，而在于是否能同时满足上层和学生的需求。”

“那是什么东西？”

“用于学习和考试的内容，既要保证能适应研究所的学生，也要保证能满足学生们互相竞争的欲望。这种欲望并不在大部分学生的孤立意愿中表现出来，而是在作为一个整体的学生意志中表象出来，代表着一种要将同类踩在脚下以满足基本的精神快感的欲望。相比起阳界的情况，失去了一切物质上的催逼学生们学习的可能性，也就只有通过继续扩大精神方面的需求来刺激学生们学习。就像老板希望工人们不间断工作似的，上层也希望学生不间断地学习，而这在这里的确是可以做到的。为此，他们生产了无数晦涩难懂的东西并赋之以权威之名。而你想想，当一个心高气傲的学生被别人指着鼻子嘲笑他不懂今年的最新研究成果——第三千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与性欲倒错的关联基于希尔伯特张量结构的分析——一时，他的内心恐怕也不会怎么好受。无论是被激发的虚荣，好胜心，还是也许真的存在的求知欲，想必都会催促他去学习这些鬼东西。只要有一部分人在做，就一定会有更多人做——虽然越来越多的人不会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但毫无疑问人会越来越多。”

“我们走吧，”我恳求道，“我再也不想呆在这里了。”

于是，我们离开了人类理智精英的预备营。

姘领着我躲开了那些漫无目的游荡者构成的拥挤街道，穿行在这座城市的各种小巷里。其实除了一部分出于自己意愿的游荡者，还有一部分的活动是有组织地进行的，这一部分人其实有自己的帮会，会定期集会进行各种意义不明的讨论和宣讲，总之基于种种理论分析会

确定出要破坏所有主要街道正常行路秩序的基本方针。换言之，只要宁愿多绕一些弯路，躲过那些该死的商业街和主干道就会好上很多。

“冥府似乎也积压了不少社会问题有待处理。”

“这到不算什么。说到底这现象只是这座城市里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积累导致的必然结果，他们应当解决的是人口的增长问题。但这的确相当棘手——如果不给渡河的人提供足够漫长的缓冲期，想必强行使人渡河也会引发一部分人的反对，而且就算是根据从研究所那帮人的观点看来已经几位过时的理论出发，这样的做法也是对人权的极大侮辱……归根结底，又是因为人们不愿渡河。留在这边的生活也没有那么糟糕，不仅舍不得自己的回忆，也不知道自己下一世是否为人。只能用软硬兼施的方式，给人们编上强制性的号码又给他们足够的缓冲时间，才能尽量减少因渡河而引发的矛盾。”

“让这些鬼东西见鬼去吧。”

“我们就是鬼。”

“总之全部消失毁灭就好了。”

“那倒是，”她开心地笑了。“走吧，我们往奈河边去。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的话，那最后就去奈何桥吧。等到回去，乘着我的休假期，我们还可以一起悠闲地在我们人烟疏落的村庄里做点什么。”

“嗯哼。”

沿着黑色的石板，贴着狭小巷道的墙，我们躲开人流，蜿蜒行往奈水之畔。

越往奈水之畔，普通居民使用的建筑越来越低矮也越来越稀疏，相反地作为冥府公用的建筑却多了起来。交通在这边格外发达，各类物资的集散点，建材的存储地，各种各样的仓库都在这边汇集。还有一些像是集中生产的工厂，黑色的外壳，四周封闭也看不见门，不知里面是什么。我们路过这些展示着冥界的繁荣与兴盛的建筑，越来越靠近那整个冥界的象征，诀别生死之地——奈何桥。

就快到了。已经又能听见哗哗的流水声。那条青幽色的、迎接新逝亡魂的路重新出现在视野里。那时在荒野里，由于各位无常选择的降落点并不相同，看不出有多少人，而在这不得不慢下来等待通过最后关卡、正式成为冥界成员的地方，就显得格外拥堵。这条路延伸进一个外表漆黑像是办公楼的地方，里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像是修建了一个室内的广场以便集中进行工作。入口处，大门做成一个怪兽张开巨口的模样，人们就通过那大口进入室内。队伍之长，我在此处竟看不到尽头。

“那里面就是分发玉佩，登记姓名的地方。怎样，去领你的玉佩？”

“我现在是黑户口，对么？”

“的确，是这样。”

“怎么，公职人员，你会去揭发我么？”

她看着我，面上的表情有些复杂。

“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我并不想你去领。”

“那就不领好啦，我也不想要那东西，”我对着那长长的队伍挥了挥手，“等到我什么时候想渡河了早说吧。我想，那一天还早着呢。我们直接回去吧？我现在已经感受到为什么跟你搭班的老先生不愿意来这里，而更宁愿躲在村子里闲聊了。”

“是啊，那我们回去吧。不过，还是去奈河桥边看看？”

“嗯，我没有玉佩……那边的鬼差应该很多吧？不会被强行抓去吗？”

“没人在意，只要你别被孟婆那个老顽固逮住。她作为这一带的最高官员，基本统管一切事务，其他人倒只会管自己分内的事。”

“呃……她会去哪里？”

“她只会待在桥上。我们注意点儿就行，她不太在意桥下的事的。”

水声越来越响。几日不见的殷红色花朵重新出现在视野中，竟给了我几分熟悉安心的感觉。这边的彼岸花开得格外殷红鲜艳，血色浓郁，凝缩在针状花瓣尖处，直欲滴落般惊心动魄。

不远处，一座青石修建的拱桥静静地立在流水上。我们不敢太过靠近，只站在略远处眺望。

样式简朴，几乎无饰雕琢，仅在石栏上立起一连串小小的望柱，姿态各异，从此岸桥头一直绵延到彼岸桥尾。似鱼，似龙，似鸟，似凤，似猴，似马，似鸡，似牛……各种生灵的形态都出现，也没有一个固定的顺序。石栏上似乎曾有过花纹，但如今已只剩下一些残缺的线条，不知何时为何被抹去。这无甚出奇的石桥，仅凭在桥头的一块立石，宣告着它那在冥界至高的名字：奈何桥。

一队人正在一个被黑袍笼罩的老者的带领下缓缓走上石桥，垂着脑袋，步伐缓慢沉重，一切都如同那天渡河时的场景。第一个人恰好在我的视线被遮挡住之前停下，从谁手里接过一碗汤，仰头饮下，前行，消失在石栏后。第二个人也默默的接过汤，饮下。长长的一队人，依次饮过了汤，短暂地在视线中隐去。再从桥另一头出现时，已经变成了一串白色的、步伐一致的幽灵，队尾同样跟着一位身穿黑色祭服的鬼差。他们摇摇晃晃，很快消失在黑暗里。

“他们去哪里？”

“往生。”

“那天你和那些人渡河后，也走了这么远的路上来吗？”

“不，我们只送他们离开河岸，告诉他们往前走就可以了。彼岸没有你想的那么宽广无边，一直走下去，要不了多久，就会跌入一个无边的黑色深渊。那就是往生，灵魂跌进那个无底的空洞，再次被抹去一切的记忆——远比在奈河上时更为彻底，连灵魂的形体都灰飞烟灭。直直越过奈落，赶赴轮回。醒来时，已是与前尘再无瓜葛的新生。”

“原来彼岸比此岸更为狭窄。”

“这个世界本就不打算让灵魂在这里停滞太久。所以我说，冥府实则是在逆天意而为。它不是神的冥府，它是人的冥府，狂妄的冥府。”

“走吗？”我问。“好像，这里反而更无什么可看，也不过一堆古旧青石。”

“这里可曾踏过每一个来过九州的生灵。想想，无论是那些万古流芳的帝君才子，一笑倾城的落雁美人，还是你自己的亲朋好友，你自己的白月光……那么多条永不会在阳间相交的生命的线条，都最终汇聚到此处，细细的一座石桥，却渡了千年的人世。”

“那这么说坐船渡河的人岂不是太可怜了。”

“都是因为人太多了。人海愈发磅礴，我们越发渺小。”

“嗯哼。我说，要是两个人一起牵着手走过奈何桥，会怎样？下辈子还能在一起吗？”

“那我可知道了。可既然饮下了那碗汤，又怎能不松开手呢？又怎样才能不忘却呢？这大概也是冥界为数不多的不能随人愿之处。”

怎样才能不松开你的手，怎样才能不忘怀你的温柔，当我踏过这狭长的石桥。

“即使踏过此桥，重新回忆彼此的面容，”她继续说，蹲下身子轻轻地抚摸一朵彼岸花的花瓣，“也没有办法不在往生时忘却。天地无情，人不常。”她站起身，最后望了一眼对岸的黑暗，转过身，“我们走吧。”

归去时的登船点和来时的相同，但沿着奈河一直走，倒也没过多久便抵达此处。一路上遇见不少同样登船离去的鬼差，也有风尘仆仆将将归来的。

“这样的城市，和我们那样的村落，还有其他各类生灵，在冥界此岸有多少？”

“城市仅有寥寥几座，村落则散布河岸难计其数。至于那些不在这些地方的生灵，除了偶有的从兽魂通行的通道中逃窜而出难以捉回的虫兽，很遥远的地方还存在着近乎永远驻留此岸的怨魂。其怨结不得解，匆匆逃离而不愿渡河，终失神智而不愿散去，永世徘徊此岸。若这样的鬼魂近了这边倒也罢了，冥府还能加以清扫，可他们更多会永远远离这里而在边缘徘徊，妨害那些来时未被接引而失路的可怜人。那些人也可能被荒野中逃窜的虫蛇所害，还有一些鬼兽是远在人类存在之前就游荡在此地的。关于冥界那些真正远古洪荒的历史，都要到远离冥府管辖的地方去寻找，那些篇章都散落在茫茫的荒野里。”

“那我还真是幸运。要是最初我走错了方向，可就太可怕了。”

“你总是很幸运。”她满怀温柔地回答。

总？我们以前见过吗？我很想再问一次这个问题，但久久说不出口。不可能。我一定是第一次遇见这个女孩。

“走吧，传来了。”那艘熟悉的船已停在了水面上。光桥凝结，她牵着我，我们一同踏上归去的路。

船缓缓地向下游驶去。又是不知不觉间，四周风景变换，两岸远处都沉寂在黑夜里。

这次，她拉着我的手，不松不紧，决不肯松开。

“你知道孟婆汤究竟是什么吗？”

“孟婆汤？我听过的传说里，一滴生泪，二钱老泪，三分苦泪，四杯悔泪，五寸相思泪，六盅病中泪，七尺别离泪，八味伤心泪。”

“糊弄人的传说罢了。要真那么复杂，哪里供得起这么多人渡河。都是患着‘十景病’的国人凑出来的东西。”

“那是什么。”

“就是奈河水，仅此而已。奈河之水重兮，一切有灵皆可渡。奈河之水轻兮，怀忆之魂皆不浮。奈河之水清兮，洗此魂魄而不浊。奈河之水浊兮，身面此河影无寻。”

只是奈河水……我怀着恐惧，第一次如此认真地打量这条死寂的河流。这诡异的水中究竟流淌着什么？可以浮万物，可以沉万物，濯魂至清而无物。灰色的河流，永远照不出倒影……妘说可以从这水中蒸馏初出真正纯净的水。所以，这水中那灰色的流质……

“我也不知道那水里到底是什么。源源无尽，不知从何而来。这些都是远比冥府和奈何桥的存在更为古老而不可探寻的奥秘。”

“那些人喝了奈河水……就忘了自己是谁？”

“什么都忘了，变成一个沉默的婴儿，不哭不闹，也不害怕。你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那些直接被扔进奈河的生灵，又会怎样？”

“能洗去记忆者，则渡，与饮水者无异。不能洗者，沉奈河底，魂飞魄散。”

“若是我走过奈何桥而不饮水呢？”

“你走不过去的。永远走不过去。只要残留着对阳间的记忆，你每往彼岸走一步，你的脚步就会沉重一分，到最后会被死死地钉在地面上，移动不得，若不退却亦不忘却，在桥上也就罢了，在船上则会直直沉入奈河，被迫遗忘或者消散。”

“我是奈河上的没桨的船，
我是忘川上的没棹的舟，
我永远在此岸彼岸间漂游……”

“还是这首诗。”

“我们，以前见过吗？”我终于疑惑地问出了这萦绕心间许久的问题，“这诗应该是我十八岁时写的……你又怎会知道呢？”

“你以前念过。”

“以前？”

“你总会写出这首诗。”

“总会？”

“和你见过的不是我，又或者是我，但我想应当不是我。那不重要，我是彼岸的人，所以这是个不会有答案的问题。”

“那究竟是怎样？”

“我也不知道我是否见过你。这也许只是一个巧合。”

“你究竟在说什么？”

“我是不是告诉过你，过此奈河者不可怀对阳界的记忆？”

“是。”

“但这话是不准确的。在一个魂灵重入轮回之前，奈河只会向它索取一次记忆。从此，这个魂灵便可自由地游荡在这两岸间。”

“可既然你已渡河，你要怎么怀有对阳界的记忆？”

“你很快就会知道这一切问题的答案，”她说，“我没有办法在这个既给出你答案又让你相信。”

“多久？”

“船停之时，”她说。“你难道不想问我，我的工期究竟还有多久吗？”

“我……”

“你总是这样问。每次你都会问。所以我知道你在想，我知道你会问，只是你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就像你每次总是说出这首诗，每次总是询问我们是否见过。”

“我的工期，就要到了。”她悲哀地说，眼神里方才的温柔已然风雨飘摇，像将被秋水凋败的夏花。

“妲……我……”

“不要说，不要说，浔。在我来得及把一切告诉你之前，什么都不要说。这次，就是最后了，无疑是一切的最后。我会把一切的答案都给你。”

船就在此时停下。她匆匆地牵着我的手，急忙忙往下游奔去，不时回头确认我们没有被人发现。终于，直到村庄已经完全从视野中离开，她才放缓了脚步，目光来回在岸边的花丛里来回。不一会儿，她停在了一株彼岸花前。这株花的红色有些黯淡，花瓣也有些低垂了。

“来，过来，来这一切的起点。”她对我招手。

我茫然地走过去。

她轻轻伸出一根手指，停在花朵上方。那缕火焰再度从指尖飘出。

“你知道人们饮下奈河水后，记忆去了何处吗？”

“消失了？”

“不。在这里，执念是一种可怕的，难以消散的东西。记忆没有消失，它只是被剥离了魂灵，洗进了奈河水里。”她指尖的火焰闪烁了一下，灭掉了，而一缕如梦如幻的紫蓝色烟雾却从彼岸花上升腾起来，“记忆不散，随水而流。彼岸生兮，奈河之畔。汲水而生，汲水而长。念随水入，恨染殷红。百年相思，寄此根中。千年一梦，终若烟尘。”她轻轻挥动手指，那缕烟雾丝带般慢慢地缠绕，“这两岸的花，便是那些被洗落的记忆。”

她站起身，手指从花叶间带起长长的一缕幽蓝，向我一挥，那缕烟气悠悠往我鼻尖飘来。苦涩夹杂芳香，清冽夹杂灼热，各种感觉在口鼻间混杂，不断地把我在各种与之相关的回忆间撕来扯去。意识越发朦胧，一切都坠入虚幻般摇晃，眼前的景色扭转消失，而一副芳草萋萋的画卷却缓缓铺展开来——

在那一片茫茫中，有谁的身影玉立在彼岸。

四 叹韶华之零落兮，溯前尘兮意何惘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的笑容，在洛水畔。

清清的河水缓缓地流淌，天空悠悠地躺在河面上，被水流微微摇晃，轻轻地哼着潺潺的歌。春风吻过花草的芳香，树林生发出嫩绿的枝叶，小小的新芽瑟缩在枝丫间好奇地向世界张望。一片青绿沿着河岸铺展，偶有色泽鲜润的小花儿点缀。不似桃李之花妖艳盛大，这一片清新的风景，只是谁家门扉不远处的常色。

我提着木桶，踩着木鞋，哼着曲调儿，慢悠悠地踏过这一片绿意，往河边走去。虽无比熟悉这样的春景，也依旧会为她的美而心旷神怡。白云遮去过于炽烈的日光，漫漫地躺在天空中仰泳，小鸟在枝头欢快地鸣叫，自得其乐。一切都慢下来，天地间，万物悠然自得。

河边一块光滑的岩石，那是我常坐的地方。我把木桶放在河边，蹲下，取出里边的衣服、捣衣棒和石板，把衣服摊开，一锤锤地敲打起来。今天这样的好天气，即使我做活儿慢了一些，母亲也不会说什么的吧？

手里边的衣服清洗得差不多，又泡在木桶里搓了几下，放在干净的岩石上。取出第二件，想放下时，感觉耳边的发丝被润湿了，湿漉漉地黏在脸上，便抬手去撩，无意间看见对面的河岸上同样站着一个女子。她的衣着面料比我的华贵许多，但样式简朴，不御纤尘，素净如玉。她似乎只是单纯地来游赏这春日丽景，无意间寻到此处。当她察觉到我的目光时，对我露出一个淡淡的微笑。那是彼岸河畔绽放的一朵白花，在一众低矮的新绿里，亭亭玉立。

.....

我又看见她了。她是很喜欢这里的景色么？直到我洗净了今天的所有衣物，她也还流连此处并未离开。我所知的，对岸不远便有桃林，此时应当正盛放。这花的花期并不算长，她不去更怡人处，却为何每每来此呢？

临走时我对她挥了挥手，她也很高兴地向我挥别。

.....

她应当是去过桃林了，她今天手中折着一支桃夭，花面相映，素衣叠红。她无意地把玩着桃枝，懒懒地在空中身侧挥来挥去。几只蝴蝶从不知何处飞来，在地面的小花间飞寻一阵后舞动而起，围绕着桃枝越动。她便拿桃枝去戏弄那些蝶儿，脚步轻盈地在河畔跃动，一步一跳。她跳起舞来一定很好看，只是不知道她的歌声如何，但我愿意相信那是同样甜美的。

我这才发觉，手中的衣裳已经停下半年未洗了。

.....

她昨天走时，把桃枝插在了河畔。今天她没来，她会去哪里呢？昨天的蝴蝶也飞来了，同样寻不到她，寂寞地绕着桃枝徘徊。

我啪嗒啪嗒地捶打着衣服，觉得无聊之极。

.....

我今天被母亲责备了，她说我这几天花在洗衣服上的时间越来越多，是不是在偷懒。快要到出嫁的年龄了，要是染上了偷懒的恶习，过门后也免不了被婆家责骂。

“有没有心仪的人啊？”她在烧饭时问我，我趴在桌子上无聊地看着陶碗上粗糙的纹路。要是过门后也只做这些无趣的家务，嫁或不嫁，也不过为了一口饱饭。这边的年龄相仿的男孩，都是些除了脑筋什么都好使的家伙。

“没有呢。”我懒懒地回答。但这时，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清纯的微笑，笑得我心中隐隐作痒。

她从炉灶上抬起头来，向我投来目光。我躲闪开她的眼神，望向后门外隐约能看到的清清的河汉。

.....

她多少岁了？她应该和我年纪相仿。那她是不是也要出嫁了？她有心仪的人吗？她叫什么名字？她明天还回来吗？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总睡不着，心里某个地方躁动得难受。

父亲母亲平稳的呼吸声从隔壁传来。哥哥早已成家，姐姐也已出嫁，都不再与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我有一天也会离开这个我住了十几年的地方么？我的手指轻轻地拂过泥墙上那些我再熟悉不过的裂纹，隐隐有些惆怅。她的面容又在黑暗里向我浮现，她的一颦一笑，我幻想的一言一语。

辗转难眠。

我提起装着换下的脏衣服の木桶，推开后门，向河畔走去。

星光把静谧铺洒在草叶间，白日鲜艳的小花色泽黯淡，沉浸在睡梦中。时而有虫语声，但不知其藏匿何处。天空之中，众星规列，隐隐闪动。衣料摩擦的声音此刻格外清晰，河流轻唱的摇篮曲在河滩乱石间低吟来回。走到河边放下木桶，水汽侵袭，才觉得此刻凉意透衣，应该多带上一件衣物的。

来到此处，却又无心洗衣，只愣愣地坐在岩石上望着河岸出神。渐渐习惯了黑暗的瞳孔，倒也借着星光勉强能看见河对岸事物的轮廓。

这时，河对岸慢慢地显露出一个人影，她惯常素白色的装束让她的面容即使在微光下也依旧纤毫历历。

我心中一悸，慌张地跳起来向她挥手。她似乎也十分惊讶，很快对我做出回应。

“你叫，什么名字？”

我第一次听见她清脆的嗓音，贴着夜间悠悠的水波，渺渺的雾气，传入我的耳中。与想象的甜美不同，更轻柔，更朦胧，也透着一分凛然，一分凉薄。

“我叫，浔。”我把手围在嘴前，向她呼喊。

“我叫，妘。”

那后面还做了什么？我记不清。这夜太虚幻，太柔美，像从遥远的星空降落在大地上的梦，不肯对回忆揭开她的丝织的面纱。

“明天夜里，我还会来。”我只记得，最后她这样对我说。

.....

.....

她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排竹筏。我提心吊胆地看着她把筏子拖到水里，一小步踩上去，又急急地向这边划来。多亏夜间水流平缓，河面开阔，两岸地势柔和，她稳稳地操着筏子向这边靠近。顺着筏子的移动，我也沿着河往下走。

近了，近了。

她的面容越来越清晰。筏子停下，她跳上河滩，拉过一根绳索把筏子系在一块礁石上。做完这一切，抬头时，她的脸颊冒出细细的汗珠，我掏出手帕为她擦拭。

我终于能近近地好好看看她。她的皮肤那么光润，我都不敢用我做惯了粗活的手指去触碰，生怕划伤了。黑发柔顺地束在背后，水溅湿了她的衣摆。薄施粉黛，她的身上萦绕着一股暗冷的幽香。

“妘……”我轻轻地唤她的名字。

“浔，可惜来不及带你去对面的桃林，已然谢了。”

我们靠在一起，坐在岸边的礁石上。

看着天空，我们的幻想一起飞驰在那些遥远的地方，编织着属于另一个世界的梦，久久不愿醒来……

.....

她在我怀里躺着，静静地望着河面，躯体的温度透过衣衫，微微发烫。

她忽然转过头，轻轻地在我唇间点上一个吻，又闪开，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是微风吹开水面，旋即复入平静。

但我不肯，于是我低头，长长地吻下去。她的香味充溢在鼻尖，湿润和温度，发丝的质感，全都纠缠在一处，脆弱的理智被体温融化。

缓缓地，顺着身体缠扭的空隙，她把手探入我的衣间，似火焰烧灼……

.....

我们一起坐在竹筏上，顺着河流慢慢地漂动。

“我是洛水上的没桨的船，

我是雒河上的无棹的舟。

妘，没有你，我就只能，

永远在两岸间漂流……”

她哼着歌，听着我的胡话，靠在我身上，随着水波的摇晃而轻轻晃动。

.....

“浔儿，你最近究竟是怎么了？我看你白天也没什么精神，没事了就往床上去。”

“没什么，妈……”

我急急提着衣服往河边去，害怕她再追问下去。

.....

.....

.....

今天她没有来。入夏了，我百无聊赖地躺在草间听着蝉鸣。

时如川逝，不舍昼夜……

.....

今天她来了，但脸色不太好，话也比平日少了

我也不敢问她，任凭她对我撒娇，谨慎地保持着笑脸。她怎么了么？

.....

今天她又没来。我呆呆地坐着河畔发呆，直达近乎天明。今天肯定又要被母亲责备精神不好了。

.....

“浔儿，你真该寻个夫婿了。一个意中人也没有吗？我们方圆十里年轻能干的小伙子也不少。”

“没有。”我没精打采地趴在床铺上回答。

“可真难办啊……”

.....

她今天终于出现在河边。

“抱歉，最近有些走不开。”

“没，你能过来就好。”

“我想和你逃走。”她忽然对我说，“我厌烦了，很多东西。”

“逃走？”

“你愿意吗？”

“我当然愿意。”

她盯着我的眸子，温柔地把额头和我抵在一起。但接着又微微地叹了口气，凉凉的悲意从我的唇边掠过。

“可是我们不能，傻瓜，我们不能。”

“为什么不能？”

“我们能逃去哪里呢？”

我沉默着，回忆起母亲催婚论嫁的话语。她终究也是和我一般大的姑娘。

她也不说话，沉默着，玩弄我的发丝。

虫鸣已弱，

盛夏将逝

.....

她最近心情越来越不好，做什么都恍恍惚惚的。我很担心她，让她渡河时一定要小心，实在心不在焉就不要冒险渡河。但她不肯，反而怨我是不是薄情.....

.....

竹筏摇摇晃晃，她渡河时显得那么恍惚。我真想让她快些折返回去。

.....

快涨水了。她今夜无论如何不能渡河。

.....

“你快回去！”我担心地对她喊道。

“和我一起逃走，我们逃走好不好？”可她听不进我的话，只站在筏上对我呼喊着不可能实现的话语。今夜本来水波平稳，可她依旧心不在焉，筏子的摇晃比起有几个水急的夜只有增无减。

子无渡河，子竟渡河.....

忽然。

扑通。那抹白色消失在一朵水花里。

不！不！

我慌张地扑到岸边，跳进水里。

不，不，不！

她在哪儿？

洛水何深.....

.....

.....

“这样也好。”

我们牵着手，一起穿过冥界的茫茫荒野，在鬼差的带领下往奈河边去。

.....

“我们一起喝下这碗汤，牵着手一起度过这桥，下辈子还能在一起吗？”她问孟婆。

“喝下去，你便知道了。”

“我害怕。”

“喝吧，孩子，喝吧。你没有选择。”

我们牵着手，一起喝下了这碗灰色无味的汤。

我们一定还能相遇，对吗？

最后一刻，我忽想起那个洛水畔的笑容。

.....】

“醒了。”

我从恍惚中回神，姮仍站在彼岸花丛里，指尖那缕幽蓝色的烟雾已经近乎飘散。我微微呼了口气，那烟便散入无踪了。

“妘，我……”

“先听我说。很久很久以前，我无意间，学会了用激恨的情绪点出火焰。又是无意间，我发现点燃这些彼岸花，能把人带回到那些失落在奈河中的记忆里。这岸边无穷无尽的花朵，是这个世界在人类意识中的过去。我学会了无聊时便在记忆中游走，品味生者留下的情感。而那天，我发现了这朵花。”

我不是这记忆里的‘妘’。我只是一个窥见了这记忆的，自己的前世已无从得寻的可怜鬼差罢了。”

“背负着这些被洗落的记忆……也能从奈河上来回？”

“奈河只会索取一次记忆。而我背负的记忆，早已是奈河的一部分，它不会再在意了。”

“既然你说你不是妘……那又为何唤自己为妘，又为何对我……而且，我也不应当是浔啊？即使我无意间为自己选择了这个名字……”

“我的容貌是怎样的？”

“和那个妘一模一样。”

“你的容貌，也和浔一模一样。”

“这是为何？”

“我不知道，我也无法理解。但就像我开始说过的，这段遥远的记忆仅仅只是故事的起点。来，”她再次点燃火焰。然而这次却不是向着彼岸花，而是狠狠地扯下自己的一根发丝。发丝瞬息间被火焰焚为烟雾，升腾起来，又向我飘来。

“继续你在幻梦中的旅程吧。”

我的意识再次旋转起来，沉入新的梦幻深潭。

【……

今天依旧是无趣的一天。冥府永夜无边，被选为鬼差留下，也并非我所愿。刚刚送走又一队生灵，他们现在想必已经落入那深渊而行往来生了罢。而我，则又拥有了几天短暂地假期，在离去为下一队即将渡河的魂灵献上最后的舞之前。

我讨厌人多的地方，也许性格使然。虽然现在奈何桥边也就只有一些小小的村落，但我还是更愿意来到这个距离冥府最遥远的地方任职，并更愿意在无事的时候走到看不见人烟的地方发呆。这奈河两岸的彼岸花，也是我实在寂寞时打发时间的方式。窥探别人的人生，这似乎是一种不太道德的行为，但既然我也不能把这些回忆带到来生，也就无所谓吧。在这里，做什么都无所谓，一切都是那么轻。这里相对阳界停滞的时间，剥夺了一切的重量。

但，点燃那些彼岸花，也并非总是那么有趣。若是幸运，记忆的主人度过了十分美好的一生，短暂地重温一下阳界的花前月下风流韵事，或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在单纯的感官刺激中放纵一下，倒也不错。或者极少能遇见一些人对人生的深沉而超脱的体味，那种在生命中感受到的对一切的热爱、对遥远神国的体验、对真理的思索与相信，倒也发人深思，足以在毫无真正有价值的思考中打发一些时间。

可惜的是，大部分人的记忆都总是痛苦，总是布满了哀伤、孤独、绝望，无尽的负面情绪。在这沿河两岸，最能读出的，是每一个时代深沉的哀痛。从最原初的，弥漫着血腥味的兽性厮杀，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饥饿与战乱，无数的压迫剥削，血泪——大多数的记忆里并没有多少思考，他们只是一生都在承受这些苦难。每当经历这样的一段记忆，我的心情总不会太好，所以有时我宁愿发呆，也不想去打开一段会又一次让我难受的回忆。

何况，这样侵探回忆的行为，根本就是为冥府所禁止的。我从未听人提起过关于彼岸花的事，并且隐隐从各种上级人员的言谈言行中知道，这大抵是一件不能公开的秘密。同时，我在指尖炼化的火焰也最好不要让他们发现——凭借意念在冥界产生幻物，这应当是冥府的权柄，否则这驻留此岸生灵的意念结合在一处，也太可怕了些。

总之，我不能总是用这一行为来打发时间。所以此时，我只是单纯地沿着奈河慢悠悠地散步。我听我的同事说过，不能走出太远，太远的地方有着连阎王爷处理起来也相当棘手的史前生物和孤魂怨鬼，一不留神便可能魂飞魄散。我倒有些想亲眼见识见识那些东西，可惜我的假期既从来没有长到能让我走那么远，我也从来没有过足够的胆子。

目光往遥远的地方扫去，仍只看见一片漆黑。那些漆黑的尽头，真的藏着那些遥远的秘密？天穹的边缘，微弱的青光游荡，不知究竟为何。冥界潜藏着无数未言说的古老秘密。

忽地，下游处，像是有一个白色的光点飘动，一点点靠近此处。

那是个人影，苍白的人影。灵魂？为什么会从那边来？我听说过有自行寻到路的鬼魂，却从未亲眼见过。不幸未受接引的可怜人呵……

近了，她的面容。一种熟悉的感觉传来。为什么我会感到熟悉？我对死前已经失去了任何记忆……

是那些回忆。那些彼岸花里的回忆。

“浔。”我低声呼出她的名字。我想起了那段记忆，我有幸站在两者的视角回顾这个简短的爱情故事，一个农家女孩和富家女孩的、轻若烟尘的小小悲剧。这悲剧不算什么，读过了太多比这更为深重的苦难，所以这故事在我脑中留下印象的地方倒不在于它本身，而是那些洛水畔的萋萋芳草，朵朵妖桃。

但现在，这个故事要在我心中留下无比深刻的印象了，因为这故事的主人公，竟再一次以相同的容颜出现在我的面前。

她走到我的面前，和我相互对视着。似乎她想说什么，却又不知该如何开口。

“你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她摇摇头，“我的记忆很混乱。名字……我记不起来了。但我想我的确是死了，对么？”

“嗯，很抱歉，你死了，而且我想你死后恐怕还经历了些不太愉快的事。”这个女孩似乎和浔除了容貌，倒也看不出太大的关联。她连自己是谁都忘了……这倒是奇怪了。想来路上恐怕受了很大的惊吓罢。

“没事，反正我什么都想不起。”她摇摇头，“请问，这里是哪儿？”

“奈河之畔，渡魂之所。”

“那我应该做什么？”

我看向她的腰间，一片空空，便指着奈河的上游，“沿着河一直往上走，不要管周围的人，你最后会走到一座青石桥边。那里离这里还并不太远。那桥叫奈何桥，桥边会有一些管事的鬼差，你跟他们说便自然知道了。”

“谢谢。”她便继续往上走去。

“对了，”我忽然想起，“如果你要给自己取一个名字，你会叫自己什么？”

“自己取一个名么？那就叫我……浔吧。寻找的寻，加上三点水。我喜欢这个字。”她对我笑了一下，继续往前走。

我呆呆地看着她离去的背影。这只是一个巧合，一个巧合罢了。即使外貌相同，名字相同，又有什么不可能呢？何况那个洛水边的浔，名字应当是父母为她名的才对……

这样一想，我也就释怀了。于是我目送着她离开，又继续漫无目的地在奈水边游荡。

……

她回来了，从奈何桥边。我刚刚又送了一队亡魂过河，回程便看见她返回的身影。她的腰间已经挂着一块玉佩。上面留给她的时间并不太多了，粗略地算过去便仅有几个月的时间。

“旅途如何？”

“不错，遇到了不少人。不过我转了转，也无甚有趣的地方，想到最后，更宁愿来这偏远处歇息。”

“你也没多久便要渡河了，该准备收拾收拾自己的心情了。”

“是有些不舍啊，我的确不太愿意就这样把自己的过去忘掉——即使我的记忆混乱，但我也知道那些都是我的记忆。”

“没有办法的事，权当再接受一次死亡。”

“这次才是真正的死亡呢，在阳界若能知道死后这般光景，就不会害怕上次的死亡了。”

“没办法的事嘛。这里只不过是留给魂灵的简单的过站罢了，渡了河投了胎便什么也都忘了，这里的时间不作数的。看开点，也就像他们说的，无非是下辈子罢了，生生死死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

“也是。为虫鱼鸟兽，未必就比为人差。”

“欸对了，”她忽然想起来，眨巴着眼睛看着我，“你让我给自己取了名字，却没告诉我你自己叫什么呢。”

“你那天走得那么急，一点要停来说话的意思也没有。”

“那天脑子太混乱了。所以，你叫什么？”

“我叫，妘。”我说。我没有名字，冥府配给我们鬼差只有编号，所以那些鬼差之间相称的名字，其实也都是自己取的。既然她给自己取了浔这个名字，我就叫自己妘罢。

“好啊，妘姐。欸，我路上听说鬼差也有工龄，你干了多久了？”

倒也没干多久。还有几千年才能下班呢，可惜这不能告诉她。“保密，冥府规定不能泄露这种事。”

“为什么？”

“冥府自有她的理由。”我只能糊弄。其实我想根本没有理由，但谨慎一些总不是什么坏事。

.....

我们说了好多话。也许是受了那段回忆的影响，我不自觉地和她亲近。这几个月内，我又送走了好多人。

不知不觉间，已经到了她要离开的时刻了。她叫我到奈水边陪她走走。

“我们，以前是不是见过？我老是有这样的感觉。”

“我想没有吧，这只是错觉罢了。”

“这样啊。我是不是对你说过，虽然记忆混乱，但，我还是有些舍不得渡过奈河？”她走在前方，背对着我，我也看不清她的表情。

“嗯……是的。”

“那现在，我要说，我更舍不得了。”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她。此岸的灵魂在驻留的时间内对记忆的留恋有增无减，对死者与冥府双方都不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倒要问你，”她转过身来，轻轻地拉着我的手，“你舍得我渡河吗？”

“我……”我沉默了一会儿。我舍得吗？她对我来说是什么？一段记忆里的主人公的影子？漫长无聊岁月里闪过的一抹灯火？.....

“你应该渡河。”最后，我站在作为公职人员的一方回答说。

“这样啊。”她说，眸子低了下去。“也好。谢谢你，这些日子。”她复背向着我，最后说道：“明天我会乖乖渡河的。我们回去吧。”

在回到属于她的房间前，她忽然对着奈河面幽然地叹道：“我是这奈河上没桨的船，我是这忘川上没棹的舟，我永远在茫茫天地间漂流……”

.....

我为她而舞。

我送她渡河。

我看她饮下那碗汤。

她抹了抹嘴角，对我笑了笑。其实，嘴角处本也就什么都没有。

我看着她的模样，一点点变成我再也认不出的形状。

我看着她，乖乖地按着我们的指示往那边走去。

这是我第一次送一个灵魂直到往生的悬崖边上。她径直坠落下去，和那些魂灵也没有什么不同。

这时，我才感觉到我的心底空荡荡的。昨天晚上，我是否应该告诉她，我其实也根本不希她渡河，而贪恋她驻留此岸时的温柔？

但已经来不及了。我回望四周的黑暗，顿觉一片空无。这人造的冥府，也不过一个空无的幻梦。

浔……要是你能再回来，该多好……再陪我说说话，陪我聊聊天，在这无尽的黑夜里……

要是你能再回来，该多好……我记得你一切的音容笑貌，你两世的一颦一笑……求求你再回来吧，浔……

……

恰是这天晚上，冥府传来消息，人员越来越多，原本以奈河为中心的几个村庄已不能满足要求，需要扩张聚落的规模。乘着还没有人发现，我急忙忙地跑到那两朵承载着洛水畔故事的彼岸花旁，匆匆地把它往下游迁去。

……

时而，我会重温那朵花中的回忆。

虽然河面上看不见倒影，但我真的变得和妘越来越像。鬼差同事好几次需要靠我标识身份的佩玉才能分辨我是谁。

“过了这么久，容貌却又发生变化，你倒也是个神奇的人物。”他这样评价我。

我慢慢地在外貌上变成妘。而“浔”这个名字，在我的心中，两个身影彼此重叠，难以分辨究竟是否是一个人。

她会回来么？

她会回来的，我知道，我相信。

……

“你好。”当我蹲在奈水边发呆时，我听见有人呼唤我的名字。

“你好。”我起身，回头。

浔。她回来了。一模一样的面容，同样是一身素净的长裙，散发微微的青光，悠悠地飘晃着。那张面容，凉薄和温意并存。

“请问，这里是哪里？”

“奈水之畔，渡魂之所。”

“呃……我应该做什么？”

“沿着河一直往上走，不要管周围的人，你最后会走到一座青石桥边。那里离这里会有些远，你得有点耐心。那桥叫奈何桥，桥边会有一些管事的鬼差，你跟他们说便自然知道了。”

“谢谢。”

“对了，如果你要给自己取一个名字，你会叫自己什么？”

“自己取一个名么？那就叫我……浔吧。寻找的寻，加上三点水。我喜欢这个字。”

她的背影远去了。

浔。浔。浔……我不舍得让你渡河……可我怎能不让你渡河呢？我只是一个小小的鬼差，我连自己的命运都被握在冥府手里，他们要我转世那天，我也不得不离开这里。

……

她果然回来了。她果然还是那样温柔。我们果然还是整天整天地待在一起。

这次，时间比上次久了些。她要在这里待上一年的光景。

她还是回忆不起关于活着时的什么记忆，只能偶尔闪回一些有深刻印象的片段。

闲暇时，我带着她，一点点地去看这冥界的各种与阳间不同的地方。奈何桥边的村庄越修越大，已经出现了一些小楼，楼间飞廊相连，格外精美。接引死者的幽青鬼道，渡过万兽的那地狱般惨目的坑道，最近在河边名气很大的几个讲演得头头是道的学者，声称要发扬光大生时的学问，要在这地底世界创立什么研究所……人越来越多，奈河这个本来死鬼集结的地方倒也变得热闹了起来。也说不上最后究竟会怎样，但从目前我们的世界一点点变得更有趣来看，说不定是一件好事。

我越来越依恋她。我发现，不是她离不开我、她需要我，而我离不开她，我需要她。我贪念她的一颦一笑，贪念她的眼角眉梢……我好舍不得她离开……

那段洛水边的回忆越来越往我心底钻……这个叫浔的姑娘，我的长达千年的孤独的唯一解药……

我吻了她，在她还有一个月就要离开的时候。她并不惊讶，很温柔地回应我。就像在洛水畔，可惜我们都已失去了肉体，失去了温度……

她不得不离开。我告诉她，我爱她，我无比爱她，我有多么舍不得她。

可没有办法。除了抱作一团挥洒眼泪以外，我们又还能做些什么？我们多么无力。即使此刻悲伤能让我指尖的火焰腾起一丈，我明天也不得不送她离开。我不愿意，也会有人帮我愿意。这都是没有法子的事……

我为她而舞。

我送她渡河。

我看她饮下那碗汤。

她抹了抹嘴角，对我笑了笑。其实，嘴角处本也就什么都没有。

我看着她的模样，一点点变成我再也认不出的形状。

我看着她，乖乖地按着我们的指示往那边走去。

我不再跟上她的步伐，我怕我会忍不住自己也随着而去。浔……

……

又是扩建。冥府人越来越多。聒噪，这是我想到的能最好形容此刻奈河边场景的词语。到处是人，到处是疯子。人们需要等待的年限越来越长，同时有几个疯子学者似乎从阎王那里要到了许可，永远地去弄他们那些根本没有屁用的学问去了。我再次带着我的两朵彼岸花往下游走，我已经分不清浔到底是谁，而妩又到底是谁……浔在我面前徘徊了这么多次，而那妩又去了何方呢？她为何不曾像浔般一次次地在我的面前出现呢？我想不明白。我根本不理解为何浔会一次次地重复。但，这对我而言，已成了不可或缺的。我并未在初识那段洛水记忆的时候对她有什么感觉，可我此刻已经无法让意识脱离这个慰藉了我漫漫岁月的女孩。

……

我在祭台上为又一队魂灵献上舞曲。这是我的职责。舞曲的内容已经更换了几次，太过于古旧的已经被取缔了，但即使如此，我想这舞曲的内容对于那些魂灵也十分陌生。

但不重要，只要他们感受到我们对于他们渡河的祝福的心情就足够了。

我登上石柱的顶端。指尖伸向天空……落下。目光从人群中扫过。

她。浔。我又看见了她。她腰间还没有玉佩，应该是才到这里，正和身边的另一位女性交谈着什么。

浔……

我在仪式后的酒宴上找到了她。

“你好。”我走过去和她搭话。她似乎是被我这个作为祭者的人和她搭话吓了一跳，但很快就在旁边女性的安慰下恢复了平静。

“你好。”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浔。寻找的寻，加上三点水。我喜欢这个字。”

.....

相识。

相知。

相爱。

相离。

然后，又是漫长的孤独岁月。

冥府的人越来越多，她每次陪伴我的时间自然也就越来越多。

可是，每次分别时的痛楚也就越来越强烈。

浔.....

我依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从我面前溜走。无数次。她一次次带着同样苍白的容颜走到我的面前，一次次点燃我的夜晚，却又一次次从我的面前褪去她的容颜，机械地走下渡船，离开。我听过她念了几百遍相似的诗句，抚慰了她的几百世的孤独，尝过了她几百次相同的嘴唇的韵味，可我从未能改变过什么。我只是个什么也都做不了的鬼差。

人越来越多。我越来越厌恶这个本就一片死寂的冥府世界，即使扩建，也出现了一大批赖在奈河边繁华都市的街头不走的鬼魂。研究所的最新成果令人哭笑不得。越来越混乱，冥府本着规束奈河畔的秩序的目标而建立，却只维持了成果短短的一段时间，现在这里混乱的灰烬又重新开始复燃。

我愈发孤独，愈发孤独我就愈想念我的浔。我中了毒，她既是解药，也是毒药。我逃不出这世界，我什么都做不到，什么都改变不了.....

这奈河边的一切，不过是一个巨大的悲哀。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悲哀。一切生命，无论盛大与否，都只不过是一场腐败。这是研究所里的某几个混蛋告诉我的句子。有时候，我也会觉得他们说得有几分道理。那人还说，这个冥府就是山羊放的屁.....我想这是对的。无论是山羊屁还是猴子屁股，都是对的。因为它们都什么他妈的也不是。.....

.....

我再一次送走了她。

我，已经麻木于自己的无力与弱小，一次次看着她从我面前消失。我就是这样，什么都做不了。和她相拥而泣时，我从伤心中恢复得越来越快。我有了一种感觉，好像，这一切都会永远持续下去，我会永远困在这样的梦里。

但那天晚上，我忽然意识到这一切只是一场错觉。那天，我无意间翻开了自己玉佩的背面，看见了那个倒计时。其实我常常看见它，但我都习惯性地忽略掉了。但那天我没有，我忽然想，我应该算算到底还有多久。然后我又想起等到这一次的浔来所花费的时间，我忽然意识到，我已经不能见她多少次了。

也许还有三次，也许还有两次。

也许，就是最后一次。不是她的时间没有了，

而是我的时间，不够了。】

五 终火来兮烛天光，焚宙冥兮祭魂殇

“冥府，也终究不过幻梦一场。”她说，对着刚刚醒来依旧神思恍惚的我。

“妘，我不理解。这是不可能的，你说轮回那一刻会忘却一切，可为何我又一次次来到这里？”

“也许是巧合吧。”

这个答案实在没有说服力，但，也许已经不重要。我走过去，轻轻地抱住她，自然地给了她一个吻，就像回忆里的那些浔一样。她嘴唇柔软的触感，也与记忆相合。

“你是第一个看过这些记忆的浔。我之前从来没敢告诉她们这些事。”

“为什么？”

“因为你也是最后一个。我再也没有时间了。我也将迈入真正的死亡。”

她把她的玉佩翻过来。上面的数字已经缩小到三位之内。

“我很快就不得不离开。下次祭礼之后，按照规定，我就必须前往冥府做注销处理。这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倒变成了你送我。”

“别那么难过，妘。你想……你会无数次地遇见我，那我也应当会无数次地遇见你的吧？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儿等你，说不定很快就可以重新遇见你了。那时我再问你的名字，你也告诉我你想不起来，但是愿意叫自己妘。”

“不，不是这样的，不会是这样的，浔。谢谢你，但我知道，要是我离开，你永远也不会再遇见我了。冥界本身就是这样无情的，天地间没有那么能为人情所变的东西。”

“可我不是一次次地出现在你面前吗？我们不是一次次地相爱吗？这难道还不能说明什么吗？”我疑惑了。她亲手把记忆送到我的脑中，亲手告诉我这千百次的轮回，可她却觉得自己会永远地从我的面前离开。

“不，浔，这不一样。我没有把完整的记忆给你。你的记忆残缺，你的意识混乱，你只对活着的时候有残缺不全的片段印象……这都是因为我，是因为我为你选择记忆的材料只有这些彼岸花，我做不到用这些拼凑出一个完整的人生。”

“这是什么意思，妘？”

“原谅我，浔……我只是，无法接受她的离开，所以造出了你，你们，作为她的影子……”她颤抖着用手拂过我的脸庞，“原谅我……但我真的很后悔那天没能告诉她我不愿意她渡河，我很后悔我没能告诉她我爱她，我很后悔我没有随她而去……我后悔这一切，所以我才忍不住一次次捏造她的幻影……”

“我是她的影子，对吗？”

“对不起。但你与其他灵魂相比，的确从未活过。”

“没关系的，妘，没关系。”这样的真相，却并不让我怎样为自己悲伤。我甚至更为她而悲伤，为这个不得不在奈河边驻留千年的女孩。无论我活过与否，我都真真切切地在这里，无论我活过与否，读过那漫长的，关于我或者说其他与我相同的影子的记忆后，我都真真切切地知道我爱她。我只是需要她把一切的答案都告诉我，然后，再走向我们的结局。“你是怎样把我造出来的？”

“一个鲜活的灵魂，最本质的不在于那渡过奈河后留下的白色空壳，而是被洗去的记忆。只要我从花中汲取一段段零碎的，关于活着的记忆，再把那朵花中和我记忆中关于浔的名字、性格、容貌都熔炼进去……那禁忌的火焰便能产生一个新的亡灵。它初生之时并无形体，因此不受我控制地飘往远方，一点点形成自己的意识，确定自己的外貌形态……然后降落在大地之上，凭借记忆中残留的感觉，一步步往这边走来，然后就会遇见我。”

“你说奈河只会索取一段记忆一次……那就是说，我其实可以随意地在两岸来回？”

“是的。但是说到底，这有什么意义呢，浔？到最后不也是一切空空？”

“你转生时，我会送你到那无底的深渊边上，”我说，“就像你无数次送我那样。”

“不，不用。”她说，“我不会转生。”

“那，你要做什么？”

“我要焚毁这一切。焚毁这个名为冥府的，癫狂、混乱的梦境，焚毁这个虚无的幻想虚无的希望，把一切还给最原本的死亡和恐惧。”

我沉默了片刻，意识到她并不是张口胡说。她的眼神望向那一片微微摇曳的彼岸花，生者的记忆，眸子像是倒映着殷红，和决绝。

“你疯了？”

“也许。但这里太拥挤了，得……这里的制度太不合理了，一切都是颠倒混乱的。我们都知道这里的一切制度都已经落后，无数的问题本该可以解决。但他们不肯。他们不肯。明明可以选择让这边的人都过得更好，但他们不肯。这边只是愈发地显得癫狂混乱，拥挤堵塞，脏污，愈发地难以忍受……我要用火焰净化这一切，一切！”

“也许冥府的确没有这个能力呢……”

“他们当然没有这个能力让一切人都幸福。他们剥夺人们自由选择渡河与不渡的权力，缓慢地把他们压往真正的死亡，让这两岸开满鲜红的彼岸……他们无非是贪求人们记忆与灵魂中的力量。就像我跟你说过的，这冥府中，真正有力量的东西，不过是人的意念和记忆。人的意念可以产生催化一切变化的火焰，而真切存在的记忆，凝固而不流动的人类意识的部分，则是构建一切的材料。你所见的那些高楼大厦，那些炫目光彩的飞阁连廊，你吃入口中的美酒美菜，你见到的冥界的一切光彩……全都来自那些被洗落的记忆。

而且要把记忆用在这些地方，完全不同我把记忆传递给你或者单纯地读取花中的记忆，那只会略微削弱花的色泽，而把记忆变成各种类似实体，则会彻底摧毁那段记忆原本的样貌……你看不到的地方，冥府最核心的一批人疯狂地收割着渡者的一生，把他们留下的记忆变做自己在此处作威作福无尽享受的源泉。

你没有去过冥府的大殿吧？无尽的奢华，就算把人类历史上所有帝王的居所合起来也远远不及……那一切都来自可怜的渡者们丢下的记忆。他们用死者的生命构建自己的虚荣，分给我们一点小小的自由和好处，连带着一长串的规则、束缚、强权压迫，便要逼迫着我们为他们所用，成为剥夺死者记忆的帮手……这帮混蛋。

他们空享着越来越强大的权柄和力量，却对此岸越来越拥挤的现状无动于衷。他们的确也不理解此岸越来越混乱癫狂的状态，但他们在乎吗？对他们而言，疯子和正常人又有什么区别，不过都是他们荣华富贵的记忆的一块材料罢了。顶多，那几个研究所里的小丑，还能给他们带来一点欢乐，一点愉快。

我们为什么有所谓的工期？不过是害怕我们这样的人渐渐羽翼丰满，破坏了他们永远在这里享受荣华的美梦，所以也强迫我们必须离开。他们很害怕有人发现彼岸花的秘密，害怕有人在指尖练出那一缕火焰。可惜我还是发现了。不，与其说是我发现的……其实是一位前辈对我暗示了这个事实。但是，她没能掩饰好她的发现，很快就被强制性地转生了。现在，就要轮到我了……他们休想就这样把我利用得干干净净再随手往阳界一扔！我要焚毁这一切，一切的虚妄，一切的压迫，一切的冠冕堂皇，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代价！”

“姦……”

“我原本没想过这些，这些都是我后来慢慢了解到的。可没有人敢说，敢说的人都会被连根地扔到往生的坑洞里去。我本来也没想过要抵抗，要如何。得，是你。我第一次在这里失去你时。我第二次为你痛哭时。我无数次地欺骗自己，却又在自己给自己编织的幻梦中加深对于这一切的仇恨。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尽管后来的你都不过是虚幻，可第一个你，那个从简直是从记忆中走出的得，那个第一次慰藉了我的孤独的你，是真实的。那是这一长串看似不可思议的轮回里唯一的真实，唯一的巧合，一切的起点。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看见你的笑容，一个回眸的浅笑，在奈水畔。为了你，为了我，为了无数的怨魂……现在，我要毁掉这一切！”

“妘，冥府到底是什么？它从来便如此吗？”

“不，不。最初的冥府，真的是为了引渡迷茫的亡魂。还记得在广场边，我们说过人会害怕渡河，对不对？也说过滞留在此岸的人越来越多，若没有任何秩序存在，最后必然会演变成一片全是疯癫的地狱，对不对？那不是一种假设，也不是一种幻想。它是无比真实的存在，在极度久远的时光前。那时这里就是存粹的地狱，人与兽共存，疯子与胆小者共舞，人们害怕此岸的可怖光景，却在见证少有的英勇者渡河后的变化后瑟缩而不敢渡河。人和兽的魂灵越积越多，此岸充斥着超乎想象的混乱。打开任何一个炼金术疯子写下的禁书，那些描绘地狱和各种禁忌的图景，连这里最模糊的轮廓都没有触碰到。这是兽性的共舞，非理性所能及的。但丁的地狱千年来是人们追随的想象之珍宝，但他的地狱里，秩序实在太充足了些。相比之下，这里，根本没有任何秩序。

冥府最初的诞生，来自少数人改变这地狱的愿望。人们学会了使用痛苦和仇恨炼化的火焰，发现了虽然稀少但依旧存在的渡河者留下的彼岸花的秘密。于是他们有了力量，虽然是还很弱小的。以一部分人为领导，他们团结了起来。不仅仅是此岸的生灵，还有彼岸的苍白的人，他们已经能随意地来回此岸彼岸，他们是战斗中更有力的人。血与火的史前画卷就这样徐徐展开，人们一步步消灭掉了混乱和癫狂，驱散了一切的野兽，把他们赶到冥府的势力范围以外——这就是说极远方有洪荒兽的传说的根源。他们修建了渡人的桥，建造了接引生者的通道，也让一切死去的兽都拥挤在狭小的空间里渡河，以免他们再次作乱。奈河边的秩序渐渐产生发展，一切都已经相当接近现在的样子。

那些曾经的勇者们已经坐上了帝王的宝座。吞噬内心的野兽不是在那些困苦的岁月最难克服，而恰恰是安逸下来的此时。那个最坚强最高尚的斗士，那在冥界如太阳一般的人，她满足了，她看见这一切的秩序，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来生才是。她从心底也知道自己一直留在冥界是不对的，天意之下万物皆应入轮回，无真不朽者。所以她离开了，连带着好几位曾怀着崇高理想奋战的人，把冥府留给了其他人来治理。

万物无真不朽者。无论留下那些人跟随勇者们奋战时的初心怎样地高昂，怎样地值得歌颂，都被时间腐朽了，被权柄和力量腐朽了。即使有少部分能不愿这样做的人，那又如何？他现在成了异类，原本指向理想敌人的剑，此刻忽然转向了他。

上位者们发现，原来，彼岸花里的力量不只能用来驱赶野兽，还能用来压迫不听话的魂灵。原来，彼岸花里的力量不只能用来为此岸修建各种设施，还能用来恣意享受。原来，自己曾为之奋战的不仅是人们的幸福，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幸福。

腐朽，崩坏，变质。一步步滑向深渊。而越是腐败，这些上位者就越不愿意离开转世。冥界的高尚在短暂地到达顶点后，不可控制地重新滑落下去。

所以，冥界并非出于不好的目的而建立——但一切都会腐朽，只要是生灵，只要体内还残留着一丝的兽性。现在，它已经腐败得不堪入目，即使此岸已经混乱到了这般地步，那边的人也只想着全部都在自己的力量的掌控之中。所以，得，就让我们来焚毁这一切，来让火焰净化这一切。”

冥府。我看着奈河对岸一片黑色的原野，根本想象不到这个在我眼中虚无飘渺的存在竟是这样的机构。

“是这样吗……”我回忆我仅仅见过的渡过奈河的灵魂，初到此处是见过的那一队人。他们的面容，好像已经接受了自己的死亡与遗忘，沉默着，随着妘和老者的指示完成整个渡河的仪式。一切压抑、令人不适，但即使如此，也并未能决出妘此时口中的那样强制的压迫。

“你看不见的，你当然看不见。”她似乎知道我在想什么。“无论我此刻向你讲述怎样的压迫怎样的腐败，你都看不见的。你只看见一队队人慢吞吞地过了河，似乎我们还很为他们的逝去而感慨惋惜。得，这些上位者，他们不会让你看见的，你当然嗅不出这里面的臭味。他们害怕，他们最害怕的就是人民，他们自己就曾人民，自己就曾凭借了人民的团结才

走到此处。现在他们要吃人民的肉，喝人民的血，还要蒙住你的眼塞住你的口鼻，让你什么都看不见觉察不出。他们放任此岸的胡言乱语，甚至给那些疯子们成立研究所，以便于他们进一步愚弄民智。我们愚蠢，我们麻木，我们开始认为这一切都理所应当，这就是那些人最乐于看到的。你现在不会有什么感觉，他们并不那么着急让你过河，你好像还可以在这边好好地生活很长一段时间。这是时代变了，浔，在我最初在这里的时刻，那时我还没来得及好好和她道别，和她说出我想说的话，她就不得不离开，不得不。这都是这帮该死的腐朽者的错。带着看似温柔的人道的面具，仿佛宣告着渡河就是真理，要学会在等待中克服悲伤与恐惧，他们剥夺的是我们自己选择停留与否的自由，自己却寻欢作乐日夜不息。

但是那又如何？即使他们夜夜笙歌千年未歇，即使这不夜城的灯火似乎永续不灭，这一切也不过一场虚幻的梦境。”

她狠狠地折下一枝彼岸花。每一根花叶都剧烈地颤动着，仿佛在呻吟，在哀嚎，在痛苦。“抱歉。”她低语了一句，指尖喷涌出一柱火舌，吞没了花朵。瞬息，花消失无踪，在空中蒸腾出一朵类似云雾的东西，缓缓往远方飘出。

“又一个魂灵复生了，浔。她会降落在远方的土地上，疑惑这里究竟是哪，自己的记忆又为何残缺不全。就像你一样。但我没有给她走来这边的暗示，相反我让她走了另外一边。她将永远离开这边，沿着河岸流浪，至于最后的结局，我也不知道。但她一定会明白，这里的一切都不过一场空空如也的梦境。

但每次复生你时，我都会让你向我走来。你对我而言是一个温柔的梦，曾沉溺其中无法自拔的梦境。可冥府要摧毁她，一次次摧毁她。在渐渐衰弱的悲伤中，在逐渐蔓延的麻木中，我越来越清醒，越来越知道这一切的虚幻。浔，你是虚幻的，但不是因为你的存在是我捏造的，而是因为这里的一切都是虚幻的，你，我，此岸等待回忆被割宰的生灵，还有那些自以为高高在上的在位者。这个原本荒芜之地就是时间之外的一个废墟，本就是被阳界抛弃的角落，一个虚幻若无的东西。存在与否，也与阳间根本毫无瓜葛。除了几条不可改变的铁则，统治着这里的是什么？是荒诞，不确定，是压迫，不可见的剥削，伪善。但这些都并不重要，这些都是虚幻，都是没有意义的。冥府的人自以为能永远统治下去，此岸的人以为生活就是如此乏味地等待遗忘，我曾以为我将无尽重复与你的爱恋与分别。但这些都是愚蠢，都是错误，只是没有人来戳破这个五光十色的肥皂泡，让大家明白其实这光泡破掉后什么也没有。现在，是时候该让这虚幻的一切，结束了。”

“姩，你究竟要做什么？”

“我说过了，焚毁这一切，一切的一切，把这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归还到它开始的样子。”

她走到我的面前，双手捧着 my 脸，目光死死地盯着我。“浔……对不起。从开始到最后，一切都是我的一厢情愿。”她最后一次吻了我，双唇微微颤抖着。“走吧，我们这次一同奔赴来生，即便来生不会再相遇。”

我们牵着手，渡过了奈河。只要轻轻地踩在上面就好，就像渡过平地一般。站在彼岸的花丛中，她猛地一挥，洒出前所未见的一片火海，铺散开去，落到这一片彼岸花上。火星在彼岸花上跳动片刻，点燃花瓣的末端，一股小小的火苗从花上燃起，向着花心蔓延，越来越大。火焰中，微微颤抖的花朵开始释放出烟雾，却不同那回忆的幽蓝色，而是一股触目惊心的血红色。

“我点燃不是为了寻求一次追忆，而是为了毁灭。所以她们在疼痛，呼喊，滴血，死亡。”

血色的烟雾飘散开。花朵上的火焰进一步燃烧，更加炽烈，接着烟雾也被点燃，火焰借着飘散开的烟雾向空中攀升，向四面八方散去。瞬息之间，这边已染成一片火海。风呼啸起来，火焰往对面飘去，一团烈焰落在对面的花丛中，对岸的彼岸花也同样地燃烧起来。两岸

的火海升腾，血雾漫舞，向着沿河两侧扩散开去。上游开始传来惊呼声，人们开始察觉火焰的存在，急忙地呼喊鬼差。

“来吧，我们一起欣赏这盛大的毁灭。”她向我伸出手，拿起玉佩向河中挥了挥，一艘铁青色的渡船浮现出来。

“其实我也会撑船哦。”她戏谑地对我说，脸上却并没有笑容。

船缓缓地溯流而上。她轻轻地挥动着长棹，随意地向两岸张望。彼岸并没有什么独特的，火海扩散的速度远远超越我们行船的速度，早已蔓延到了视线之外。这些花儿的燃烧近乎无穷无尽，即使是最开始点燃的地方，也仍炽烈地燃烧着，不知究竟要多久才会熄灭。

“这火，不会灭掉么？”

“会的。我点燃的既是记忆，也是生者的执念。这些火焰是有灵魂的，最初的火焰只是帮助她们从束缚的躯壳中释放出来。很快那些执念自己也学会了燃烧，于是她们不断地把彼此从花中释放出来。而在这些执念消散之前，火是不会熄灭的。”

“那这些执念到底想做什么，怎样才能消散？”

“她们当然想要肉体去完成活着时的遗憾。但那时不可能的，所以她们只能在这里无谓地挣扎，拼命地燃烧、嘶吼、叫喊，宣泄她们的力量、愤怒、遗憾。但是有什么用呢？欠她们的是外边的阳界，又与这里的阴间何干。一切都是虚幻，执念将变成毁灭，咆哮着摧毁沿途的一切，直到只余下虚无，然后自己便也散去。”

狂风大作。血雾和火焰纠缠着越升越高，在半空中形态变幻，竟然凝结出了数十个鬼魂的模样。那些鬼魂身姿巨大，轻易地俯瞰着地表的这些小小蝼蚁，以火焰为双臂扫过，便只留下最原初的黑色的地面，而我至今不明白那究竟是什么。我看着我睡过一夜的小屋顷刻在火海中消失，就像从未存在过。

“她们对我们倒挺仁慈。”

“我释放了她们，她们心怀感激，最后才会来清算我们的。”

人们的哭喊声从远处传来。那个帮助过我的蝶姐想必也在里边。我不再忍心去听这些血泪，可我堵不住自己的耳朵，风不断地把它们往里边送。

“姦，这就是你要的结局吗？”

“姦，不要悲伤。这些魂灵本来就是死人，这就是她们本该拥有的结局。一切只是回到最初的样子。这些跋扈的火焰，暴虐的执念，也不过这样空空地宣泄自己的愤怒，因为除了对这些本就死去、不再有任何意义的生灵胡作非为以外，她们什么也做不了。这是该有的。”

“冥府，即使短暂地，也曾把这里治理成灵魂安歇之处。”

“逆天意而为，自己最后反倒腐败成了更让灵魂受罪的地方。”

“也许，这一切应该值得一个更好的结局……”

“也许吧。但姦，那不是我们考虑的事，我们只是抹去一个已经存在的错误。不要悲伤，姦，这一切真的不过是毫无价值的梦境。难道你以为，我们真的是在施加不可逆转的毁灭？不，不是的，姦，我只是在徒劳地宣泄我的愤怒，只是无用地毁灭现在罢了。你看这些声势浩大不可一世的火焰，但她们除了毁灭此刻，还能做些什么呢？阳界的魂灵还会远远不断地到这里来，她们阻止不了。等到她们都熄灭，两岸一切都重归安静，又会有新的，刚刚死去的灵魂踏上这片土地，那时他不会知道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因为这里什么都留不下，只有一个任凭她妄想的黑色的空旷。所以，你难道以为这样的惨剧只是第一次？不，虽然我没有任何证据只是猜测，但我想不是的。这样的惨剧必然已经重复了无数次，这个冥府之前一定也有过冥府，她也一定是借着秩序的名号建立，却一步步走向混乱，最后有谁一把火焚净了一切。这是轮回，姦，生灵在阴间阳间轮回，可阴间自己也重复着他的轮回。只要人还是人，

只要我们的心底还残留着一丝欲望，无论如何，都必然堕入这样的轮回，永无止境。一个永恒而美好的冥府终究只是妄想。”

也许她是对的罢。但我此刻已经什么都不愿意想了。一切就要毁灭了。火焰已经吞噬了目光所及的一切。妘加快了划船的动作，不知她如何爆发出这般力量，船飞速地往上游驶去。目光中重新出现了一些还在火海中挣扎的建筑，接着，我们和火焰同时抵达那奈河桥边的不夜之城。人们似乎已经得到了消息，数百名鬼差已经站在河畔全副武装，一个大型设施正从奈何中抽上水来，试图喷灭这滔天的火焰。

但徒劳无功。水枪中的水柱在抵达火焰之前，已经被蒸发得无影无踪。巨大的机械不断地轰鸣，但奈河水丝毫不见减少，喷洒在空中的巨量水也顷刻间消失。火焰嘲笑似的在空中停止了片刻，立刻吞噬了这一切。鬼差们哀嚎着，下一刻也消失了。火海继续蔓延。

我们飞驰而上，还来得及看见那市中心处，最大的一片高楼毁灭的模样。她们的确比火焰的身姿要更高，于是在烈焰的炙烤中，根基慢慢变软、塌陷，一栋高楼终于支撑不住，慢慢地倒了下去，连带着它连接着的飞廊，而飞廊也牵拉着其他的楼房开始倾倒。火舌爬上那些飞廊，连成一条条张扬的火线，肆意地尖叫雀跃，随着坠落的楼房瘫倒在地面上。毁灭了，数息之间，曾经的锦绣繁华已经什么都不剩下。

空空。她是对的，这一切都只是空空。比火焰熄灭后的灰烬更空，更沉寂。

奈何桥出现在视线中。孟婆站在桥头，慌张地看着这一切，桥上还站着其他许多鬼差。我们仍然同火焰一起穿过此处。火焰迅速地焚毁这一切，我们从桥下穿过，回头看时，桥身已经被火蛇爬满，跳着扭曲的舞蹈，欢欣地扭动着。

继续往前。接引生者的路，渡过兽群的坑道。一切的毁灭都在瞬息之间，火焰甚至沿着这些路向上蔓延，在荒原上燃起了数条长长的火路，会一直通到与阳界单向相连的地方。

周围的一切又变回了黑暗，只有火焰陪同我们前行。

“我们还去哪里？”

“最后的一处，冥府。”

视线尽头，一大片宫殿似的建筑延展开来，与下游不同的是，全都修建在彼岸。彼岸花海竟然在这里断掉了，这两岸是空空的，什么也没有。

但火焰没有停下它的步伐。它原地歇息了片刻，等待后面的火焰前来与它汇合后，径直离开了原本沿着有物之处蔓延的轨迹，幻化出一个通天的鬼巨人的模样，一步步向宫殿迈去。

终于，在这里，它遇到了一点点抵抗——冥府上空同样凝结出一个巨大的鬼魂模样，面目狰狞，目眦欲裂，血面獠牙，左手持斧，右手执锤，狠狠地向火焰砸下。

但火焰只是简单地分开，缠绕上它，从他的口、鼻、眼、耳，每一个空洞，钻了进去。它发出一声巨大的惨叫，消散了。下一刻，冥府被火焰夷为虚无，什么也不剩下。

这就是结束了。我们又掉头向下游返回。火焰渐渐收敛了身形，两岸已经成了彻底的黑暗，原本的彼岸花海已无从寻迹。

“结束了。”妘说。她把船停在河心处。火焰慢慢地收束过来，最后只围绕在我们身边，并不着急，等待着我们接受自己的死亡。

“我是奈河上的没桨的船，我是忘川上的没棹的舟，我永远都在此岸彼岸间流浪。”我低声再次念了一遍这首蹩脚的诗。

“这两岸都是此岸。没有彼岸，得，没有彼岸。那些你以为的理想的乐土，都是空无。”

她轻轻地对着两岸的火焰招了招手。

“再见，得。”

“再见。”

火焰吞噬了我们。

（完）

